



國立屏東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一一四學年度  
陳哲男校友文學獎  
作品集





# 目錄

|                           |    |
|---------------------------|----|
| 新詩.....                   | 1  |
| 新詩組總評.....                | 2  |
| 第一名 有機會嗎?有機、不會 (賈詠筑)..... | 6  |
| 第二名 聚光燈 (吳孟杰).....        | 10 |
| 第三名 誰 (林杏亭).....          | 14 |
| 佳作 瑪家的早晨 (林佳恩).....       | 16 |
| 佳作 一盞秋茶 (李永義).....        | 18 |
| 小說.....                   | 21 |
| 小說組總評.....                | 22 |
| 第一名 可愛 (余珮安).....         | 26 |
| 第二名 誰偷走了蟲鳴蛙叫? (李永義).....  | 38 |
| 第三名 美德至上 (蘇庭葳).....       | 50 |
| 佳作 心燈亮起 (張家瑋).....        | 58 |
| 佳作 無人車 (王紹倫).....         | 66 |
| 散文.....                   | 77 |
| 散文組總評.....                | 78 |
| 第一名 水田孳草的生存辯證 (李永義).....  | 80 |
| 第二名 轉、動 (游佳驥).....        | 86 |
| 第三名 那道亮銀色回放的光 (鄭偉晟).....  | 92 |

# 新詩

第一名 有機會嗎？有機、不會 | 賈詠筑

第二名 聚光燈 | 吳孟杰

第三名 誰 | 林杏亭

佳作 瑪家的早晨 | 林佳恩

佳作 一盞秋茶 | 李永義

# 新詩組總評

## 評審委員

- \*曾進豐老師—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專任教師，專長為現代詩、台灣文學、樂府詩。
- \*陳政彥老師—嘉義大學中文系專任教師，專長為現代詩賞析及創作、現代詩理論批評史、現代文學史。
- \*董恕明老師—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專任教師，專長為臺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現代文學、文學寫作。

## 第一名〈有機會嗎？有機，不會〉

這可說是一首「科學詩」，選材獨特，以化學知識結構全詩，邏輯清晰，表達新穎，成功地將有機、軌域、酸鹼、共軛等化學概念，對應在人際關係、自我價值和存在意義的哲學思考當中。這種跨領域的連結是本詩最大亮點。全詩體例更近乎組詩，每一單元都緊扣一個化學名詞，並以其為引導進行內省，組織性極高。詩句精煉，雖偶有精簡過頭的輕微割裂感，但整體來說，構思之精巧，實有可觀之處。

## 第二名〈聚光燈〉

形散，神不散的微光閃閃—小評〈聚光燈〉

〈聚光燈〉一詩，以微小、生不逢辰、格格不入且不合時宜的「螢火蟲」視角，鋪陳其所身處失序、錯位、迷離、乖張……的世界。其中，既有失去家園的苦楚與悲憤，也有面對「人類／人工」處境的無奈和悲憫。

根據維基百科說明：聚光燈是使用聚光鏡頭或反射鏡等聚成的光。反射燈的點光型比較簡單，照度強、照幅窄、便於朝場景中的特定區位集中照射的燈，是攝影棚和演播室內用得最多的一種燈。(https://www.jendow.com.tw/wiki/led, 2025/12/24 查閱)。

將實指照度強、照幅窄，多用於攝影棚和演播室的「聚光燈」置於本詩中，與螢火蟲的目光／移動／理解／詮釋並置，更加能夠體會詩行裡細小、專注卻是巨大的光點／力量！

### 第三名〈誰〉

詩人透過文字，將意象轉化為形象，具體展示其情感空間和心靈風景。詩重在暗示、象徵，要能情景交融，引發多重可能想像；即便書寫漫漫時間的沉澱、歷史積疊的厚重感。從當代捷運、高鐵、公車，到蛇紋甕、古神表演，僅以一聲「唧唧啾啾」接通兩端。詩題「誰」，詩中出現四次「誰」字，問了又問，巧妙以「晨光，再見／五分車是一片霧」作結。不答之答，而有不盡懷思。

### 佳作〈瑪家的早晨〉


此詩語言自然流暢，少有拗口詩句，善於捕捉部落清晨畫面，成功結合屏東地景與歷史。全詩的分行適中，節奏緩慢，恰好呼應詩中悠然舒緩氛圍。在本次比賽眾多作品中，難得兼顧了屏東在地特色以及詩歌之美，讀來令人讚嘆。雖有微疵，但瑕不掩瑜，如「像祖先 下山叫我們起床」直接用祖靈更符合原住民信仰；又如「像是飛進 了我們的族語課本裡」中的「像是」二字可去，就更精簡俐落了。

### 佳作〈一盞秋茶〉

知識的滄海，師(詩)為舟——小評〈一盞秋茶——乙巳教師中秋——論文指導午後記〉

〈一盞秋茶——乙巳教師中秋——論文指導午後記〉詩作，將「論文指導」此一面對／爬梳／建構知識的「智(知)性」聚會(狀態／情境)，以極其優美的文字、筆觸、語調，敘事說理，寓理於景，轉智為情。如：

而你以筆尖為蒿  
輕輕點開  
論文中蟄伏的暗礁



主題是方向，章節是航道  
摘要是錨鍊，註腳是浮標  
每一處刪修都泛起  
銀杏葉脈般的波紋

撰寫論文的各種曲折艱辛，在詩行中隱而未顯，卻在您(指導教授)的泡茶、喝茶、品茶……，循循善誘舉種若輕的找「碴」中，曲徑通幽，柳暗花明，而花正好，月也圓。

新詩



## 賈詠筑

### 自我介紹:

目前正在化學系努力存活中，常被化學搞到懷疑人生。但也因為這樣，我喜歡放空腦袋，任思緒自由亂飛。我會讓思緒暫時脫離現實的框架，任憑它自由流動。雖然忙，但仍然努力在化學與生活之間找到一點享受人生的方式。

### 得獎感言:

這首詩是我把自己熟悉的化學概念，試著轉換成對人生和自我狀態的思考。因為念化學系、常常沉在化學原理裡，有時候讀著讀著就會突然發現，課本上的那些名詞，其實跟我們的日常、情緒或關係有一種奇妙的呼應。所以我用了「有機、軌域、基態、共振、酸鹼、共軛」等概念，把它們變成思考存在、自由、矛盾和關係的方式。例如：「有機」從最基本的碳骨架開始，但在詩裡也象徵出生、限制，以及打破分類的可能，就像尿素合成推翻了生命力論一樣，提醒我們有時候界線並不是固定的。「軌域」是電子的機率分布，無法預測、卻留下波動的痕跡，這讓我想到大部分的人生都有軌道，但每個人仍有不可預測的一面，只能從走過的痕跡回頭理解。「基態」則像是我們的放鬆與擺爛——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一種回到底部、回到最穩定狀態的自我保護。

「共振」代表著看起來的和諧，其實是多種結構的混合，是單一形式無法代表的真實，也像我們心裡常常存在的矛盾，需要用想像或替代的方式才能說清。酸鹼與共軛的概念，則讓我想到人與人的關係：丟出與接收、只差一個質子的差別，以及強弱之間的轉換，都像是在說關係中的付出、失去與成長。

整首詩對我來說，是把化學語言變成生活語言的一次嘗試。我沒有刻意要寫得多深，只是用自己最熟悉的知識去描述那些不太知道怎麼說的人生時刻。

## 有機會嗎?有機、不會

新詩組第一名  
應化系二甲 賈詠筑

# 新詩

何謂有機？  
生而有機？  
尿素的合成，  
打破了有機與無機的界線。  
思考、再思考——  
何謂有機。

軌域  
多數人沿著既定的軌域前行。  
學生的高機率出現在教室，  
上班族的高機率出現在辦公室。  
然而誰也無法預測他會在這裡，  
他無所不在。  
我們只能藉由行走後的波動，  
描繪他曾存在的故事。

擺爛  
最放鬆的狀態，  
最低能的姿態。  
不是低能，  
只是回到基態。

共振  
看似和諧，  
實則在單鍵與雙鍵之間，  
潛伏著結構的矛盾。  
無法表達，  
只好虛構另一種存在，  
滿足人類的想像。

酸與鹼

丟與接收質子，

接收與丟電子。

我與你——

究竟差在哪裡？

酸與共軛鹼，

不過差一個質子。

共軛

酸丟掉質子後成了共軛鹼。

越酸的你，

共軛鹼越弱；

越弱的你，

失去之後反而更強。

或許，

有機，不只是碳的結構——

而是我們存在的方式。

# 新詩



**吳孟杰**

### **自我介紹:**

迷茫的尋路人，在電腦與文學中糾結。  
尋生抑或尋夢，至今仍不得而知。  
無夢劫的人生還有意義嗎？  
窩也不知道。  
只是個無聊的人。  
這世界卻總是很有趣呢。

### **得獎感言:**

國文作業有項繳交方式為參加本校文學獎，因而創作本詩。第一次寫詩。約花了一個月創作及修改，總感覺還能更好。詩名受影響於去年得獎者的得獎感言，興許是不小心翻閱太多次了吧。這是不為誰而作的詩。但若有人一起寂寞，我會很開心。

謝謝大一上的國文老師，總耐心回答我各個問題，提供我不少資料。上的課相當豐富有趣，不只國文。

謝謝遇到的一切人事物。

流螢撲火，向死而生。

反覆播放 ZZZ 的 Come Alive。

請永遠相信自己。

## 聚光燈

新詩組第二名  
電科系一甲 吳孟杰


# 新詩

只有在夜裡才展露  
華而不實的薄翼  
背負著光  
從土壤與腐植中疏離  
尋覓去向

駐足於火樹銀花的森林裡  
大地被啃食／一塊又一塊／連渣都不留  
樹木遭分屍／一段又一段／見首不見尾  
兇手拖拽著屍體橫衝直撞 動物尖叫著東奔西竄  
天上的星星沉默 地上的猩猩幸災樂禍  
科技點亮每個角落 我想我已不被需要  
家園成為了曾經

徘徊於燈火闌珊的街巷角  
咖啡廳裡 吧檯前情侶手牽著手  
眼神掃過價目表  
進行交易  
渴望如拿鐵緊抱住牛奶 咖啡師支配著拉花  
甜蜜妝點窒息 一層一層掌握手中  
月光下隱匿的黑貓眯著眼 彷彿看透了結局

穿梭於陰暗無光的劇幕間  
故事中勇者擊敗了魔王  
鞠躬後演員卻恍若無恙  
臺下觀眾掌聲叫好  
分不清真假虛實是非黑白



本需以露水與花蜜為食  
卻迫以此世之淤濁果腹  
演化成不合時宜的螢火蟲  
在城市中若隱若現

一度熄滅  
任身軀浸濕雨中  
失卻飛起來的勇氣

從一端到另一端  
天旋地轉

天空自腳下崩塌。

直到被夢中的柔燈喚醒  
遍佈的飛芒驅散了晚夜  
閃爍著似曾相識的溫暖  
才明瞭——  
原來我不是僅存的微光  
就像銀河中不只有太陽

即使我們很渺小  
仍能指引旅人回家的路  
即使我們很孤獨  
仍可以一起寂寞  
一起發光

新詩



## 林杏亭

### 自我介紹:

寫過小說，寫過劇本，一直敬畏詩，無論新舊。

### 得獎感言:

詩是一間名廚雲集、滿桌陌生食材的店，一直以來，即便我握緊了拳頭也總是在門口看菜單。這一回終於踏進店裡，是嘗試，也是學習。

## 誰

新詩組第三名  
中文系碩士班 林杏亭

# 新詩

誰將套裝留在捷運車廂  
南方給了背心  
誰從高鐵目錄上選手杖  
宇宙賞了黑斑  
區間車遺失粘上鼻頭的煤灰  
總算公車還可以等一個小時  
風編搖椅，日光流河  
且推且飄  
那個「唧唧啾啾」

是  
白頭翁與夜鷹謠言誰  
那得  
從 101 的地基往下挖  
抱開鏽睡的未爆彈  
移走未爆彈墜毀的石牆  
刨出運載砌牆石的脆裂帆布  
找到帆布包裹土繫的蛇紋甕  
甕裡的頭骨「唧唧啾啾」  
是誰

百里計的路，百年計的時  
仍是億萬分之一  
抬頭替古斯塔夫聽古神表演  
晨光，再見  
五分車是一片霧



## 林佳恩

### 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來自山腳下的排灣族部落，大武山是我身為排灣族的靈魂故鄉，文化如同木雕，在心裡留下深深的印記。我喜歡貓，牠們安靜、優雅、充滿療癒的感覺，也讓我的日常多了一份溫暖。排灣族的故事與土地教會我謙卑，而貓教會我溫柔地與自己相處。在未來的旅途中創造更多交流與故事。

### 得獎感言:

身為排灣族的我，部落文化一直給我很多靈感與力量，那些從小聽到的故事、看到的風景，都變成了我創作的內容。而陪在我身邊的貓，也常常在我寫作時安靜的看著，給我一種穩定而溫柔的陪伴。

老實說，我其實真的沒有想到自己會得獎。當初只是因為老師的課堂作業，加上老師鼓勵我們每位學生投稿，我才會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參加。沒想到這份原本只是課堂延伸的小作品，竟能在眾多優秀作品中被看見，讓我深感意外，也備受鼓舞。

就讀屏東大學至今，四年的旅程，轉眼已經過半，但這是我第一次投稿便獲得殊榮，對我而言是一份難以形容的驚喜，也是學習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在此誠摯的感謝評審老師對拙作的肯定，同時也感謝老師願意給予我們鼓勵、提供投稿的機會，這份認同讓我看見自己在創作上的可能，也讓我更有動力持續精進。未來我會以更謙卑的心、更踏實的步伐，繼續努力探索、書寫，期許能創造更多值得分享的作品。

## 瑪家的早晨

新詩組佳作  
中文系三甲 林佳恩

新  
詩

清晨五點半  
山那頭的光  
還在尋找回家的路  
霧從大武山輕輕飄下  
像祖先下山叫我們起床

潔白的教堂靜靜站著  
屋頂的十字架被露水濕透  
一排排檳榔樹筆直矗立  
像守夜未眠的士兵  
微風吹過芒果樹葉  
輕聲說著昨夜的夢

一位長者坐在路口的木長椅上  
用排灣族語唱著古老的歌謠  
上班、上學的人經過  
沒有說話  
只是靜靜地聽著

麻雀棲在破舊的石板牆上  
山影斜斜落進街道  
牆上的圖畫述說祖靈的故事  
飛過的麻雀  
像是飛進了我們的族語課本裡



## 李永義

### 自我介紹:

謹奉家訓「勤能補拙、儉以養廉」為立身之本。自屏東高中畢業後，雖同時考取淡江大學與中正理工學院（皆為土木系），然因當時家境清寒，為減輕家庭重擔，遂選擇投筆從戎，並於民國 105 年光榮退役。

退伍後，於人生將屆一甲子之際，深覺應當為這段歲月留下紀錄，聊以自勉。一路走來，衷心感謝父親給予的人生磨礪、內人的扶持與孩子的相伴。如今於家鄉務農，閒暇時「晴耕雨讀」，於田壟與書房間尋得心靈棲所，並嘗試提筆踏上「文學」之路，以文字耕耘另一片心田。

### 得獎感言:

非常榮幸能以〈一盞秋茶〉獲得屏東大學校友文學獎新詩類佳作，同時也感謝評審對散文與小說的肯定，這份喜悅如同秋日暖陽，溫潤而珍貴。

新詩中表達，感謝指導老師，您如詩中的引航者，以筆為篙，點開我文字裡的暗礁，讓我在創作航道中不致偏離。回首創作之路，每一首詩、每一篇文，都是自我與世界的對話。從青澀到逐漸成形，從迷惘到明晰，我學會在文字中安放情感，在節奏中尋找呼吸。這條路並不輕鬆，卻因每一次的突破與領悟而充滿意義。

未來，我將繼續以筆為舟，在文學的海洋中前行。願文字如燈塔，照亮自己也溫暖他人。感謝所有陪伴我前行的人，這份榮耀，屬於每一個願意駐足傾聽故事的靈魂。

## 一盞秋茶

新詩組佳作

中文系在職專班 李永義

# 新詩

穿過走廊的斜光時  
我們攜著  
尚未成形氣候的初稿  
在秋茶裡等待指點/潤飾

而您以筆尖為篙  
輕輕點開  
論文中蟄伏的暗礁  
主題是方向，章節是航道  
摘要是錨鍊，註腳是浮標  
每一處刪修都泛起  
銀杏葉脈般的波紋

直到專業術語的堅果殼  
被閒談的暖意，緩緩撬開  
如茶葉在瓷杯裡舒展  
回甘，回味  
我們是艘泊向港灣的舟

您說這是五星級的豐收  
那束玫瑰與百合的芬芳  
是我們微薄的致意  
化為  
一道照亮迷途航道的暖光

當月餅的圓  
收束了所有散佚的對話  
我們共用秋茶味道  
閒情落下註腳  
您站在扉頁的燈影中  
衣角飄起  
整個秋天的風  
  
那些在航道中擱淺的提問  
終將在文獻海裡長成燈塔



# 小說

第一名 可愛 | 余珮安

第二名 誰偷走了蟲鳴蛙叫? | 李永義

第三名 美德至上 | 蘇庭蕙

佳作 心燈亮起 | 張家瑋

佳作 無人車 | 王紹倫

# 小說組總評

## 評審委員

- \* 林秀赫(筆名)老師—屏科大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研究現在當代文學、電影與流行文化。2016年吳濁流文學獎長篇小說首獎得主。著有長篇小說《嬰兒整形》、《老人革命》、《臺北青小史》，短篇集《深度安靜》、《儂：恐怖成語故事》。
- \* 林雅玲老師—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專任教師，專長為古典小說、現代小說。
- \* 陳柏言老師—中正大學中文系專任教師，研究古典小說、現代小說、文學空間、地志學、博物學新詩。

## 第一名〈可愛〉

本篇恪守短篇小說「三一律」的古典規範，將故事鎖定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同一件事上，描繪敘事者「他」在捷運車廂上的所思所感。小說雖以習見的「參加同學會」情節展開，卻並未落入俗套。這個性別模糊的「他」，在同學會回程之中，不斷回望自身。作者擅長凝視微小的羞辱與傷害，從耳洞（為了同學會而打）到耳環，本該美麗的飾品，卻讓「他」受傷流血，成為了一種小型的「犧牲」。在移動的車廂玻璃之中，「他」凝望著自己，想像自身是否真的可以愛，也可以被愛。作者生動描繪出「可愛」（又可憐）的「科學怪人」形貌，進而翻轉、挑戰我們對於「可愛」的辯證，思索「愛」的可能。

## 第二名〈誰偷走了蟲鳴蛙叫？〉

融合鄉土與志怪小說元素，以保育為議題，描寫人類與自然的抗爭，從濫用農藥、化肥到反思其害，最終達到和諧共存的過程。故事事件設計綿密，從幼年垂釣開展敘事，夢境做為情節衝突的預示。蛙哥夢中示警，與休養生息後再復活的黑鱗

將軍，前後設計對照，透顯關懷在地及環境生態之旨。其中第四章「化肥之劫」連續四句「是誰」雖是悲愴之詰問，但亦略顯說教痕跡，然整體而言，情節安排瑕不掩瑜。

全篇具鄉土小說風格，主題明確。角色「阿義」的塑造與形象捕捉，刻畫得相當精準，尤其首章書寫釣青蛙，畫面感鮮活，文字傳神，精彩絕倫，十分吸睛。

### 第三名〈美德至上〉

看似荒謬的作品，卻有許多隱喻。破除我們對超級英雄的信仰、對超級英雄電影工業的諷刺，以及官方透過金錢與法律對媒體和網紅人物（在此篇內即超級英雄）的滲透與控制。從中我們看到身為超級英雄的滑稽與無奈，身體大不如前了，還犯錯留下案底，光環不再，為了生活，為了顏面，只能向電影公司低頭，拍攝低俗電影，這何嘗不是今日許多人的生活縮影？簡短的虛構作品，卻能放大到這麼大的格局，又荒唐又辛酸，相當凝練、精彩。

### 佳作〈心燈亮起〉

這篇小說描繪一個女學生在家庭與校園中遭受的種種暴力。女學生透過日記，記下母親的嫌惡、同儕的欺凌、乃至於老師的侵犯等等，文字看似疏離，細究實則不忍卒睹。敘述上雖然破碎，且時有錯字，乃至人稱混亂的情況，卻因為是「日記」的體例，而變得合理。語言的困境猶如其人遭逢的摧毀。敘事者說：「發生過的就是歷史了吧？」清楚點明了書寫日記的緣由，其隱藏的救贖（父親）實已不在了，必須透過寫作來自欺與迴避。小說收得非常漂亮，透過日記／手錶／時間的走動，描繪「完整的痛苦」：「日記本隨著風一頁頁的翻翻伴隨淅落的雨聲，溶入鏽漬的錶盤中停止分秒的變動……腕錶依舊滴答滴答的在走，完整的十分不可思議。」。

## 佳作〈無人車〉

我相當喜歡這篇，作者以散文筆法寫出小說的故事感，讀者緊跟著主角的遭遇和情緒走，深信這完全是作者個人的真實體驗！原本預約計程車要前往傳說中的大峽谷，卻來了一輛無人車，沒有駕駛，也沒有其他乘客，展開主角一人與車的公路旅行，因為是首次搭乘，起初還開錯路，但好在與無人車溝通後終於順利抵達。最後讓主角難忘的，並非目的地大峽谷，而是路上搭乘的無人車。是啊，人生最精彩的不就是旅途中所遇到的事嗎？本篇也相當適合影像化，我彷彿看到新一代公路電影的藍本了。

小說



## 余珮安

### 自我介紹：

兩隻貓的媽。

今年的生活目標是努力讓心態健康快樂、認真體會正在做的每件事。

希望能不愧對得來不易的每一刻。

### 得獎感言：

不被評分就不知道如何評價自己，有時焦慮過頭甚至會懷疑他人讚美的真意，於是輕易相信惡評，對好評不以為然。這樣到底是別人的目光太過刁難，還是本來看待自己的角度就不友善？

在幼教系第一次聽到「把負面語句改寫為正面的話」這技巧，用意是讓孩子在正向的心態下成長，多年後和身心科醫生談話時又被提醒了一次，但這次是為了把自己照顧好。

教育不分對象，脫離學校之後我們就是自身的引導者，希望大家都能正向教育自己、鼓勵代替處罰。

他被人潮擠進捷運車廂。

充斥視線的公共空間令他不安，但怕妝容因為汗水凋謝，所以不打算自行騎車。

他已經好久沒有出門了。無關天氣、心情或目的，就只是出門這件事令他心慌。無論衣物將自己裹得多密不透風，他總覺得渾身赤裸；即便努力言行得體，都還是覺得自己上不了檯面。

因為緊張，喉嚨無法控制地不斷吞嚥著，胃部發脹到幾乎要作嘔的地步，讓他不禁抱緊背包、低頭縮小自己來尋求安全感。

然而，懷中背包的震動頻率逐漸增加到可能被人白眼的程度，他只得匆忙拿出手機、點進已累積數十條未讀訊息的群組裡。

幾年前畢業後就不再運作的班級群組，在要進行同學會的今日重獲新生。訊息、照片和即時更新的動態貼文滿是同儕們回報當下位置，以及如當年在班上的七嘴八舌。

他繃緊雙腿，在搖晃的車廂裡穩住自己，努力將注意力全數投入訊息，不願再受環境影響。

快速刷新的圖像裡，大家外表已經不受制服制約，加上各種裝飾，各自成為不同風格；照片背景、手上配件，都在用不同花樣說明如今成就；話題不同當年只圍繞在考試和對未來的選擇，討論的重心儼然落在工作和專業領域。

大家都很好看、很風光，而他除了填寫與會表單之外就沒有多說過什麼，非常擔心自己和同學見面後無法融入。

為此，他已經練習打扮好幾天，甚至把自己最滿意的練習結果拍下來當作範本，但是今天的作品任憑他幾度卸妝重化，都無法修改到最完美的樣子。

眉毛因為粗糙的筆觸而顯得不對稱、睫毛膏結塊了、掛在肩上的麻花辮因為頭髮長度不一的關係，總有不聽話的髮絲飄逸在規則之外。

唯一可慶幸的，是他在確定同學會日期的那天跑去打了耳洞。

雖然不過在兩邊耳垂各穿了一個孔，是非常常見的裝飾，但耳針扎入肉裡的當下，竟像個釘子一樣穩住他一部分的自信。

為了打扮得盡善盡美，他在穿環師交代的可換耳環日期前就更換了耳飾。即便傷口尚未癒合、不堪摩擦，即便那耳環太大了，手上感覺不值一提的重量在耳垂上卻顯得有好幾公斤重，和他腫脹的皮肉拔河，要將他的耳垂撕開——他都心甘情願。

當年沒有跟上的，現在補齊了，這一進展令他興奮激動，終於能夠掙脫乖乖牌的身份、終於能夠跟上別人腳步。

他關閉手機螢幕，在黑色螢幕裡看見自己的倒影。

不夠好的面容、髮型、身材，但耳垂上那兩顆隨著頭部動作而搖曳生光的假鑽石，還是十分吸引人。

其實不錯看。他看著自己，暗自心想。

雖說心中多有欣羨，但他並不是真的那麼喜歡這群人。人群裡總有善良和個性不好相處的人在，或因行事作風不同而形成不同面貌，所以多少都能從大家身上挑出些毛病。

有些人遊走在不同的關係和團體裡，堆疊出走路有風、大聲發言的資本，背後卻是低聲下氣、鞠躬哈腰才攀上關係的過程；有些人看起來嬌小沒有攻擊性、說話輕聲細語並且總會主動釋出善意，其實會在結伴去廁所時，隔著門板和同伴議論不在場的第三人。

沒有人真的這麼好，但也正因此使他汲汲營營。如果行為有瑕疵的人都能平步青雲，那肯定是他還不夠好。

打從學會比較，他就清楚知道自己哪裡不足——因為理髮時總有家長陪同，所以無法和同學一樣染色、蓄髮及腰；沒有錢買化妝品、不敢違反校規，一直到畢業典禮那天才第一次擺脫素顏面貌；從不主動爭取擔任幹部，也不參加會需要表現自己的社團活動，所

以不曾在學校留下引人注目的紀錄——無論正面或負面。

成績平平、相貌平平、沒有特殊才藝，個性算友善但不太懂得與人交際，所以並未因此多些朋友。當學生時所有能用來評斷一個人的東西，他都沒能拿到好的分數，但因為沒有差到哪裡去，所以也就在這樣的氛圍裡默默苟活下來。

沒人會評價這樣的他很糟或很好，頂多是在他鼓起勇氣發表意見、提出要求時說他「可愛」。但很顯然，這種「可愛」是無效且滑稽的，因為他並未因此找到自己在團體的歸宿。

曾經的他把規矩當作聖旨，但多數人早在理解規矩的真諦之前就學會鑽漏洞，這使他悟出了生存的另一種道理——按照規矩走會被拋下，循規蹈矩只是固步自封。

過去擔憂自己不夠適合，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能力也有了機會，說不定，是時候嘗試踏進這花花世界。

餐廳的自動門滑開，人造風迎面而來，他心懷感恩地微微抬起頭，讓風吹乾溶解中的底妝。

人聲嘈雜，無須服務生引路，他便輕鬆找到最喧鬧的那個包廂。

老同學們幾乎都到齊了。一群人就像還在同一個班級一樣，聊得熱絡，笑出白色卻繽紛的閃亮氛圍，像座仙境明亮了視野，吸引他步步淪陷。

如果在學時期是為了找到自我的起點，那這些人明顯已是賽道上久經風霜，又同時在過程中酣暢淋漓、蛻變成蝶的高手。或許算不上成熟，多少與最理想的狀態有差距，但就是高人一等了——或可說，高他一等。

他們閃閃發光、底妝服貼、造型精緻、髮質滑順，衣服若不是能凸顯身材優勢，就是有明確的風格或品牌，想比之下，他只是個

科學怪人，把能安裝的零件全裝上，卻人無人樣。

但無一例外，他記得這些人類的枝微末節，那些常人會視而不見或遺忘，卻被他烙在記憶中的小事，讓這夢幻的模樣只能是夢幻的模樣。

他刻意放慢走近桌邊的腳步，深怕因為自己多年來太過低調，導致全場沒人認出自己，畢竟，他並非敢於和人群打招呼的人，若無人認領，他只能獨享無措。

「嗨！你這件裙子好可愛喔！」

後方這一句緊貼著耳畔的話，令他心花怒放得渾身一顫。為這身行頭付出的金錢，為戴上飾品流的血，突然都無比值得。

他充滿感激，轉身想攀上浮木，卻在認出對方時，冷卻了滾燙的心。

「欸……你是……」穿著端莊的綁帶洋裝的人，身高只到他胸前，正皺著臉舉起一根手指，像在揮舞想像中的魔法棒，試圖憑空搜尋他的名字。

他記得這個人——嬌小、輕聲細語，但危險至極。

若要細數這輩子刻骨銘心的回憶，那肯定包含他抱緊自己、瞪著蹲式馬桶、鼻間滿是穢物與經血混雜出的味道，並聆聽外頭輕聲細語地討論他的那次經驗。

因為作業不小心拿了比平常高一點的分數，一群不在乎隔牆有耳的學生們聚在廁所外，臆測是他用了非比尋常的手段，說他巴結老師、偷買解答。

當時他煎熬著，想為自己說點什麼，但又害怕紛爭，只好不斷縮小自己。直到上課鐘響，外頭人群邊討論放學後要去哪裡買耳環邊離開，他才終於走出門，並第一次被幹部登記了遲到。

被人說話只是小事，不足為奇，但對恪守成規的他而言簡直堪比毀天滅地。

他還愣著，那個人已經回頭與其他人熱絡攀談，留他捧著來路不明的讚美在原地不知所措，感覺自己被吊在半空中——自由落體一下拔到最高，卻停在原地，遲遲不給個痛快，反而讓人因為乾等而失去熱情。

被這種人稱讚「可愛」，那他應該是真的可愛吧？他想走進對方所處的那種世界，不需要有共同話題或心有靈犀，只要站在一起是協調的就好了。

但他還是不免懷疑這句話的用意。尤其說完後掉頭就走，感覺只像個玩笑。

是反話，想嘲笑他嗎？還是實話，是真心想稱讚他呢？畢竟這是中性的詞，是個模稜兩可、隨人發揮、令人困惑的詞。

說來奇怪，他明明希望被人放在眼裡、受人稱讚的，但真正被「看見」時，卻對一切不敢相信。

他靜默地待在原地，感覺被冷落而寒涼。身後接連有人抵達，但在眼神交會之前就會被其他人附著、帶走，彷彿他從未到場。

不久後，眾人紛紛入座。他靜靜等著，不斷移動，好讓那些已經結伴的人坐在一起。直到騷動平息，才坐進那唯一一個空下的位置。

格格不入的感覺令他忍不住低下頭。為緩解尷尬，他把手機放在桌上，頻頻打開螢幕檢視，裝作不斷有訊息要處理的樣子。

同樣充滿不同視線的公共場所，此時的他卻如過去在學校的每一天一樣，活著卻無形無影。

是他沒有好看到能吸引人嗎？

他把廁所的門鎖上，但不如廁。側耳能夠聽見隔壁間那位嬌小女孩的腳步和衣物摩擦聲。

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對方竟在用餐中途找他一起來上廁所。在

學時看過不少人結伴同行，沒想到總是形單影隻的他，竟然在多年後彌補了這個成就。

雖然被遺忘姓名、忽視情緒，心中那份感激卻像埋在灰燼中的高溫，暗自蠢動。

他屏氣細聽，想抓個差不多的時間和對方一起走出門，以求不讓對方等待。

還在盤算著，就聽見對方開口。

「欸，你不覺得剛剛那幾個說已經當主管的很扯嗎？」那話說得輕聲細語，卻又旁若無人，「才剛出社會怎麼可能這麼快就升職？欸，他們該不會還在用『幫學長買飲料』那一套吧？」

這話令他不適。多年前一樣躲在廁所、一樣只聞其聲、一樣充滿不滿和不符合對方形象的言論。

雖然對方說的並沒有錯。亮眼的人終究只敢讓人看見自己亮眼的部分，不會有人自曝不完美的細節。當學生時不會，出社會後更不可能。

他忽然慶幸自己畢業後沒有任何突出的成就，讀的大學不好也不壞、不曾在網路透漏工作或薪資，否則被說話的恐怕又是自己了。

但如果是耳洞會被質疑嗎？

他緊張地摸著側邊髮際。出門前花費大把時間編出髮型，此刻竟有點想將頭髮放下，遮住他插在肉裡的意圖。

突然有個微小的東西落下，從耳際掉到交錯的髮絲，又順著人體弧度往下墜。他反射性地往身上一拍，在胸前接住了那個東西——一顆金屬小球。

花了點時間，他才看出那是什麼。待回過神來，他驚慌失措地摸索自己，從耳垂、辮子、脖子、肩膀直到腹部，然後終於在鎖骨和衣服的交會處，揪出卡在衣物上的那串假鑽石。

耳環掉了。意識到這件事，心跳的聲音突然震耳欲聾，掩蓋隔壁微弱但滔滔不絕的抱怨。不過他已無暇顧及對方，畢竟眼下還有更急迫的事。

他抽了張面紙把耳針上殘留的組織液擦去，然後一手固定耳朵，一手捏著飾品，想憑著痛感將耳飾戴回去。

然而這個動作難度太高了，對只換過一次耳飾的他而言，想不靠鏡子找到耳洞實在太過為難，加上心裡慌亂，即便耳垂天生薄得如他本人一樣沒有存在感，此刻這塊肉卻彷彿有好幾公分厚，讓手中的針找不到盡頭，遲遲沒辦法成功穿過，他只能不斷變換角度，去試探人造通道的可能性。

隨著一再嘗試，他渾身熱了起來，身體每個皺褶都是因為太過緊張以及自殘而痛出的汗水。

聽著耳邊低沉的滾動聲，他完全可以想像耳肉因為針的探尋被逐漸攪爛，可直到終於在耳後摸到突出的針頭，也不敢輕易鬆懈。

他笨拙地想將那顆圓球——耳針鎖珠——復歸原位，但或許是因為緊張導致指尖潮濕，只要靠上耳針，圓球就會翻轉，始終無法對上鎖孔。

接二連三的考驗將他的耐心磨得所剩無幾。快要發瘋了、快要放棄了——但是不可以。

他不敢想像只戴著一邊耳環，被人誤會自己丟三落四的窘境，加上耳洞尚未癒合，如果讓人看到腥紅的傷口恐怕會被關切——會不會覺得他明明沒有本事卻硬要裝模作樣？

他想跟上外頭大方展現自己的那群人。越是這麼想，心就越急，動作就越粗魯，唯一不變，是他不願罷休。

好不容易將飾品戴好了，指尖也被傷口擠出的血液染紅。他下意識地要往衣服上擦，又趕在碰到布料前收手——沾到衣服就糟了，可不能因為一點髒污暴露狼狽。

他握緊拳頭，把血跡藏在掌心，然後奪門而出趕到水龍頭前將把手洗淨。

水沖下的瞬間，另一扇廁門也開了。他不安地從鏡子瞄向走來的人，內心祈禱對方沒有察覺異樣。

所幸，這位出言不遜的人只是洗了手、對鏡子簡單打理自己，目中無他。

「喔，我要趕快回去了，這裡熱到我要脫妝。」對方用手朝臉搧風，接著轉身丟下他。臨走前又回頭輕輕補了句：「欸，你別把我剛剛說的講出去喔……反正你應該也跟他們不熟吧？這麼可愛，不要說人家壞話啦。」

他努力微笑，拿出在學校時「乖巧聽話」的那一套。卑賤、沒有自我意識的方法，但就像「幫學長買飲料」一樣，十分有效。

明明是被邀請同行的，這時看著對方瀟灑離去的背影，他彷彿只是個跟屁蟲；明明講人壞話的不是自己，但因為被抓住沒有勇氣主動和人說話的弱點，只能和對方搭在同一艘載著毒物的船上，無處可逃。

忽然，他知道自己為何有這個榮幸可以和這樣閃閃發光的人一起上廁所了。

整桌閃閃發光的人裡，只有他說話沒有份量、沒有本事掀起波瀾，自然是最好的「傾聽者」。

他湊近鏡子仔細端詳那些堆積化妝品的細紋——他的臉裂開了。笑容在他臉上開闢出兩條白色紋路，暗示他午夜鐘聲響起，光鮮亮麗的有效時間已到。

他終究不好看。

人潮再次將他擠進車廂。

或許是因為疲倦，這次雖然同樣用抱著背包的姿勢搭車，卻並

非因為恐懼於未知的眼光，單純只是要保護財產。

在餐廳裡聽了太多人們互相交流的資訊、做了太多刻意有禮貌的事、接住太多別人丟來的花招，他的氣力，也在抽離環境時一起被掏空。

獨自離開廁所後，除了被要求支援合照環節，他沒有再離開過座位。不伸手夾菜、不和人對眼，亦沒有餘力假裝看手機處理事務，只默默縮在位置上，暗自祈求盡快散會。而就像過去在班上的每一天，沒人察覺他神情有異，於是他就這麼安靜坐到最後，連踏上歸途前，也未出聲跟任何人道別。

全都在那個找他去廁所的同學的預料中，彷彿自己注定只能當「可愛」的人。

手機又開始以高頻率震動，是同學們接二連三在個人版面上分享今天拍攝的團體照。其中，甚至包括找他一起上廁所的那個人。

他拿出手機、滑動介面，看那些貼文的讚數、轉發次數不斷攀升，即使配文籠統又裝模作樣——稱讚彼此可愛、希望彼此保持可愛、用「可可愛愛」一詞形容今天聚會中發生的事。

他知道這些都不是真的，或者說，真實的程度並不完全。這些貼文是為了彰顯老同學們的好情誼，但其實他們連彼此叫什麼名字都不熟悉；每個人都優秀到會被讚美，但終究只配似是而非、沒有參考價值的「可愛」。

就算發文者懷抱一絲一毫的真心，背後還是有想要互蹭以追求網路流量、只在乎自己好看但不在乎別人拍照當下狀態的惡意。

這份認知以及沒有任何新照片的手機相簿，一起抹消他想跟著發文的衝動。

說來奇怪，他確實想走近那些人、獲得肯定的目光，但和他們坐了一下午、聽了幾次讚美，胸口那名為「滿足」的容器卻未被填補上半分幸福。

不可能是自己貪得無厭，只是為什麼明明心懷誠意，還是比這些只看表象的人還要黯淡？

耳垂還在痛，他猜想，恐怕是耳洞被自己撕開，或是在廁所裡感染了什麼病毒。早該出現的恐懼感終於湧入心頭，使他下意識開始衡量這份「投資」是否該改名「犧牲」。

無法言喻的躁動盈滿了他，促使手指一則一則點開那些有他在內的貼文，一則一則按讚、按愛心，甚至破天荒地留下帶著愛心的貼圖。

雖未曾開口，但隨著指尖點擊，他已經留下無法抹滅的存在痕跡。

過去怕說話不入流、不夠幽默，所以在現實和網路上都不敢發言，現在想想，既然本身不夠有份量，那被看見一些無傷大雅的紀錄又有何妨？

他期待這些留言被回應，如果沒有也沒關係，畢竟注重形象的人不會漏掉手機通知，所以肯定能看見他的訊息。

當那些人發現手機跳出他的頭像，不知道會怎麼想？會為他的參與感到高興還是困擾？或者是根本不記得他是誰？

他尤其好奇，那位只覺得他「可愛」的人，是否能因此想出別的形容詞。

屏氣凝神地，他把每個平台都仔細滑過一遍，確認自己每一則相關貼文下確實現身，這才心滿意足地將手機關機。

黑色螢幕反射出他的模樣——暈開的妝容、散開的髮型、稍有污漬的衣裝，唯有耳朵兩串假鑽閃閃發光。

他把手機收回背包裡，然後安慰性地抱住背包，也抱緊了自己。

竭盡所能讓自己閃閃發光地加入人群——就算事實證明根本沒他的事，但這麼努力的自己，確實可愛。

小說



**李永義**

## 自我介紹：

謹奉家訓「勤能補拙、儉以養廉」為立身之本。自屏東高中畢業後，雖同時考取淡江大學與中正理工學院（皆為土木系），然因當時家境清寒，為減輕家庭重擔，遂選擇投筆從戎，並於民國 105 年光榮退役。

退伍後，於人生將屆一甲子之際，深覺應當為這段歲月留下紀錄，聊以自勉。一路走來，衷心感謝父親給予的人生磨礪、內人的扶持與孩子的相伴。如今於家鄉務農，閒暇時「晴耕雨讀」，於田壟與書房間尋得心靈棲所，並嘗試提筆踏上「文學」之路，以文字耕耘另一片心田。

## 得獎感言：

非常榮幸能獲得屏東大學校友文學獎小說類第二名，這份肯定對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勵。感謝評審老師的厚愛，也感謝屏東大學提供如此寶貴的文學舞台。

《誰偷走了蟲鳴蛙叫？》源於我對土地與生命的深刻反思。創作過程中，我不斷叩問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在文字裡重新認識了成長的意義——從征服到敬畏，從掠奪到共生。這不僅是小說主角阿義的覺醒之路，也是我個人心靈的成長旅程。

這份殊榮讓我更加堅信，故事擁有改變視野的力量。未來我將繼續深耕創作，用小說搭建理解的橋樑，在虛構中探尋真實，在字句間修復我們與萬物的連結。期待能透過更多作品，與大家一起聽見那些被遺忘的自然之聲。

# 誰偷走了蟲鳴蛙叫？

小說組第二名

中文系在職碩專班 李永義

小說

## 一、誘殺之藝

夏日的黃昏在稻浪上淌蜜時，阿義和他大哥踞守田埂，如狙擊手匍匐於戰壕。這是他童年最鮮明的印記，一場與青蛙的致命博弈。

大哥是總指揮，阿義是前鋒。他的右手，是那根磨得油亮的竹釣竿，梢頭垂懸的，是從陶甕裡千挑萬選出的「黑鱗將軍」——一條在香蕉田受封「餌帥」的黑蚯蚓。此刻，這「餌帥」正以它扭動的肉身，成為水面上最致命的幻影。阿義腕骨輕旋，它便彈跳踢踏，濺起一片碎鑽般的迷離水花；腕骨一提，它又懸停半空，將身軀扭成落水金龜子絕望痙攣的弧線。這是一支專門為水下青蛙編排的幻舞，每一個動作，都在無聲地呼喊：來吞噬我！

「絕了！這招『瀕死振翅』！」大哥在身後壓低嗓音喝彩，「青蛙不吞鉤，天理難容！」

阿義的左手中，緊攥著用破蚊帳改製的網兜，鏽鐵圈上糾結的舊棕繩吸飽了汗漬與希望。最關鍵的，是喉頭那模仿求偶的呼喚。他鼓緊腮幫，從喉結擠出「嚶……嚶……」的低鳴，像田鼠鑽土般上下躡動。大哥總在此時掐他膀子：「岔氣了！你這調門活似被踩扁的青蛙！」

水稻深處竟真蕩來層層「嚶！嚶！」迴響。五六隻青蛙從泥影浮萍下探出頭，蹬著腿，朝釣餌游來，黃眼珠在暮色裡泛著濕漉漉的光。他們緊緊咬住嘴唇不敢笑，可抖動的肩膀讓「餌帥」在水面劃出了亂紋。

上鉤的瞬間，那份緊張直鑽心窩。先是竹竿尖端毫無預兆地輕輕一「顫！」像被無形的風撩撥，阿義心頭立刻一緊。緊接著，竿尖猛地往下一「沉！」力道猝不及防，彷彿水下有個怪物在狠狠拽扯。此時千萬不能急！他強壓狂跳的心，順著下拽之力，手腕輕抖，任釣線無聲滑下一小段，這是與獵物的耐心角力。阿義雙眼死

盯水下那模糊扭動的黑影，感受著竿頭傳來一陣緊似一陣的掙扎，屏息等待，直到透過細線傳來的力道變得沉重而篤實——那是青蛙已將餌深吞至喉結的信號！

就是此刻！心臟提到嗓子眼，全身力氣瞬間凝聚於腕，猛地向上「提竿！」。與此同時，他左臂疾探，那蓄勢已久的網兜如同鷓鷹發現獵物時驟然蜷收又彈出的利爪，帶著一股凌厲的勁風，「唰！」地一聲，便將那團墨綠青蛙的掙扎牢牢鎖死在網底。

那一刻，勝利的狂喜與生命的脆弱，同時在他年幼的手中顫抖。阿義從未懷疑，這項技藝，是他獻給貧瘠家庭的勳章。

## 二、夢境的審判

那份釣蛙技藝帶來的驕傲，在那個墨綠色的夢境中，被擊得粉碎。

夢裡，他站在乾涸的田埂上，腳下是他熟悉的土地，卻是一片死寂。成千上萬雙琥珀色的瞳孔在他周圍亮起，沉默地凝視著他。蛙群中央，是那隻背有金線的「蛙哥」。

沒有聲音，一股混合著悲愴、憤怒與超越時空智慧的意念，直接轟入他的腦海：「阿義，你的技藝，何其精妙！你模仿我的求偶之聲，編排誘餌的死亡之舞。你讓我們在渴望愛與食物的本能中，走向死亡。」

「但我們今日之死，不過是序曲。而你們人類，即將對這片土地做出一件遠比這更為褻瀆的事。」

夢境的場景驟然變換。

阿義看到，父親不再是那個在田埂間彎腰的農夫，他背上了噴霧器，將渾濁的藥液灑向綠油油的稻田。

蛙哥的意念如同冰冷的旁白：

「看吧，這便是你們所謂的『進步』。你們不再需要，用耐心、

努力與生命博弈。你們發明了一種東西，它叫『農藥』。它允諾你們清除一切『害蟲』，但它不具備你們的智慧，它無法分辨。在它眼中，啃食稻葉的蟲與吞食蟲的我們，並無不同；在泥土中鬆土的蚯蚓與在花間傳粉的蜜蜂，皆是可殺之物。」

「這是一場無差別的屠殺。你們為了消滅您們認為『壞』的生命，寧可殺死所有『好』的生命。你們為了眼前的幾粒穀物，正在親手拆解維繫這片土地億萬年的亙古流傳的共生契約！」

夢境再次轉換，阿義看到村裡的河流泛著不自然的泡沫，井水帶著怪味。蛙哥的意念帶著最後的警告：「這毒水，會滲入你們的井，流入你們的河。它殺死我們，也將以更緩慢、更隱蔽的方式，殺死你們。我們的死亡迅速而直接，而你們的，將是漫長…漫長…的煎熬！」

阿義驚坐而起，喉嚨裡彷彿還殘留著夢中那股化學藥劑的臭腥味。

### 三、農藥之殤

夢境的預言，隨著農藥的普及而應驗。最初的幾年，蟲害銳減，收成確有增加。父親和村民們口中，以往關於節氣和土質的話題漸漸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農藥的用量與時機。它不再是簡單的藥水，它成了田間新的、不容置疑的律法。

但阿義卻看到了律法背後的陰影。

他走在田埂上，不再需要施展那身絕技，因為已無蛙可釣。他親眼看見，一隻剛從農藥噴灑過的稻田逃逸出來的青蛙，皮膚上沾滿晶瑩的藥滴，幾番抽搐後，便僵直地翻倒在泥濘中。水溝邊，漂浮著不少肚皮朝上的小魚、龍虱……。曾經隨處可見的蜻蜓，如今像約定好了一般，集體從夏天中消失了。

村裡開始流傳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鄰村老王伯的兒子，那個最擅長潛水摸蜆的青年，在幫家裡噴完農藥後，當晚便頭痛嘔吐，不及送醫便死在了床上。醫生搖著頭，只說是「中毒性休克」。葬禮上，沒有人說話，像一場無聲的控訴。

上游的邱家莊，整村人飲用的水，因集體噴灑農藥而受到污染。幾年內，村裡接連出現數名查不出原因的癌症患者。

阿義想起了蛙哥的話：「你們的死亡，將是漫長…漫長…的煎熬！」

他找到蛙哥，牠躲在唯一一塊尚未被農藥侵染的荒廢水窪邊，身形佝僂，金線黯淡。

「看見了嗎，阿義？」蛙哥的意念虛弱而苦澀，「這不是戰爭，是屠城。你們發明的毒藥，比任何瘟疫都有效。它不給我們進化的時間，它直接剝奪了我們生存的土壤、水源和食物。我們……無路可逃。」

蛙哥的意念如同即將熄滅的燭火，卻在最後迸出一絲冰冷的預言：「但你們很快會發現，我們的寂靜，並非安寧。那將是你們的田野，在失去所有蟲鳴、鳥叫與蛙鼓後，所迎來的、第一聲喪鐘的迴響。」

此時的阿義，內心的震撼遠超夢境。夢是虛幻的警告，而眼前是真實的、正在發生的滅絕。他童年那套釣蛙搏鬥的技藝，在這場無聲的化學屠殺面前，顯得如此「古老」而「文明」。他曾經是獵手，如今他的族人，卻成了毀滅生態的「幫兇」。

#### 四、化肥之劫

當農藥清除了田野的「天籟之音」後，為了追求極致的產量，「化肥」成了下一樣法寶。

父親將化肥的顆粒撒入田中，期待著奇蹟。土地確實在最初幾

年給出了豐厚的回報。但阿義卻感覺到了腳下土地的變化。它變得堅硬，下雨時泥濘不堪，乾旱時則裂開猙獰的口子。一鋤頭下去，再也翻不出濕潤的土氣和扭動的蚯蚓，只有一片死氣沉沉的硬塊。

蛙哥在一個月夜，帶領阿義感受土地：

「感覺到了嗎？」蛙哥的意念像觸鬚般延伸，引導阿義的感知沉入泥土深處。「土地正在『酸化』，你們灑下的『營養』，正讓它患上慢性的胃潰瘍，苦不堪言。這只是開始——土壤中有機質在快速燃燒、消失，那些你看不見的、億萬年來分解萬物、孕育新生的微生物大軍，正成片成片地餓死、毒死。」

「沒有了它們，落葉無法歸根，稻稈無法腐化，土地失去了自我循環的魔力。這導致了更瘋狂的後果：『養分失衡』。化肥某些單一的元素，在土壤中像暴發戶一樣堆積，擠占了其他養分的空間，讓莊稼在虛假的繁榮中變得脆弱。最終，你腳下的世界，其『土壤結構』正在崩壞。」

蛙哥的意念充滿了悲愴的畫面感：「看啊，那些原本為土地、創造孔隙的有機體與菌絲網絡都瓦解了。土壤不再是一團充滿生命氣息的海綿，它被鹽分與化學物質黏合，結塊、硬化，變成一片緻密而絕望的『混凝土』。雨水無法下滲，只能帶著地表積累的毒素，橫衝直撞地流入溪流……這就是你們追求的豐饒嗎？一塊依賴『化肥毒品』才能勉強生產，並且正將死亡擴散出去的『癌化病土』？」

最終的災難，在連續數日如天漏般的暴雨後，以一種無可阻擋的姿態到來。那片被蛙哥診斷為失去結構、已然「混凝土」化的土地，用最直接的方式印證了它的死亡——它拒絕了雨水的滲透滋潤。

雨水無法下滲，在堅硬的地表肆意橫流，匯成一股股渾濁的泥黃色洪流。這些洪流，不再是生命的甘泉，而是承載著積累多年罪孽的送葬隊伍。它們狂暴地沖刷著土地，將那些鎖在土壤深處的農

藥與過量化肥一併掘出，攪拌成一鍋成分複雜、氣味刺鼻的致命毒湯。

這股匯聚了人類貪婪與無知的濁流，像一條尋找祭品的毒龍，最終找到了最後的目標——洶湧地灌入那片青蛙們僅存的避難所，那方象徵著最後希望的荒廢水窪。

毒水與清水交融的瞬間，沒有巨響，只有一片絕望的死寂開始蔓延。

翌日，阿義看到水面上，漂浮著一層密密麻麻的屍體。蛙哥，牠背上的金線曾是那麼驕傲，此刻卻奄奄一息地趴在一塊即將沉沒的浮木上，皮膚潰爛，眼神渾濁。

「阿義……舞臺……塌了……」最後的意念，微弱如風中殘燭。

阿義跪在岸邊，淚流滿面。他看著這位曾經與他進行生命博弈的尊嚴對手，以如此毫無尊嚴的方式逝去，這比被他的網兜捉住，殘酷萬倍。

就在這巨大的悲慟中，一個冰冷的、他從未想過的問題，像一道閃電，劈開了他所有的困惑與悲傷——

是誰？

是誰，讓這方水窪從樂園變成墳場？

是誰，讓那華麗的獵手與獵物的舞蹈，淪為這無聲的集體屠殺？

是誰，不僅偷走了蛙哥的生命，更偷走了這整片田野的蟲鳴、蛙叫、生機與夜晚的喧囂？

答案，在渾濁的水面上扭曲、浮沉。不是某個具體的兇手，而是那被奉為救星的瓶瓶罐罐，是那追求豐收的瘋狂貪婪，卻是那份

自以為能夠征服自然、卻連譜寫這首田園樂章的億萬個微小音符都肆意抹去的……無知。」

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親手偷走了這一切。

## 五、休養生息

阿義家中的農田絕收後，父親的精氣神彷彿也被那硬化酸化的土地吸乾了。他不再過問農事，終日坐在門檻上，望著那片死寂的田野發呆。

村人議論紛紛，說阿義家中了邪，得罪了土地公。

然而，阿義的內心卻從未如此清明。蛙哥臨終時那潰爛的皮膚與絕望的眼神，以及夢中那句「你們正在為自己挖掘墳墓」的警示，日夜灼燒著他。他深知，簡單地換一種溫和點的農藥，或減少一點化肥用量，不過是自欺欺人。這片土地需要的不是改良，而是一場徹底的救贖。

在一個朝露未晞的清晨，他做了一個震驚全村的決定：他將不再使用任何農藥與化肥，並且，這片土地將在未來的四五年內，不追求任何耕種收穫。他要讓土地徹底「休養生息」。

「你瘋了！」大哥揪住他的衣領，「你不種地，我們吃什麼？」

阿義平靜地看著兄長，眼神裡是前所未有的堅毅：「大哥，我們以前吃的是土地的血肉，現在，該輪到我們餵養它了。否則，我們終將什麼也吃不到。」

他開始了外人眼中不可理喻的勞作。他並非讓土地荒蕪，而是進行一場漫長而精心的「養地」。他收集附近農家養殖之豬、牛、雞的排泄物，割來雜草堆肥，甚至將村人不要的爛菜葉、稻稈悉數收回，一層層鋪在田裡，任其腐化。

最初的幾年是最艱難的。雜草瘋長，昆蟲肆虐，田裡一片「荒

燕」景象。村人的嘲諷從未停止，父親的嘆息愈發沉重。

但阿義卻在這片混亂中，看到了生機。

他看見雜草的根系深深扎入硬化的土塊，像無數雙小手，努力地將堅硬的土地揉鬆。

他看見螞蟻、蚱蜢、毛毛蟲……與許多不知名的蟲，在草葉間爬行與啃食，而隨之而來的是久違的蜘蛛開始結網，各式各樣的蟲於田地蠢蠢欲動。

四五年光景流轉，這片曾經被宣告死亡的土地，奇蹟般地復甦了。土壤重新變得黝黑、鬆軟而富有生命。

一日清晨，阿義在翻動堆肥時，鋤頭帶起一捧深色的泥土。就在那濕潤的土塊之中，一條肥碩、烏黑油亮的蚯蚓驟然現身，在晨曦中扭動著充滿生命力的身軀。

阿義的呼吸瞬間凝滯。

時光彷彿急速倒流，他彷彿又回到了那個夏日的黃昏，右手釣竿梢頭垂懸的，正是這般模樣的「黑鱗將軍」——那條曾在香蕉田受封「餌帥」，為他執行誘殺任務的黑蚯蚓。

一股混合著巨大酸楚與無比欣悅的熱流，猛地衝上他的鼻腔與眼眶。他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幾乎是虔誠地凝視著那條黑蚯蚓，聲音顫抖而輕柔，彷彿怕驚擾了一個久別重逢的故友：

「『黑鱗將軍』……是你嗎？你……你們終於回來了！」

他知道這不是當年的那一條，但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這個曾經被他視為「工具」與「誘餌」的生命，如今以「土地再造工程師」的尊貴身份，重返了這片家園。牠的歸來，是土地恢復健康最權威的證詞——是這些沉默的耕耘者，用身體日復一日地穿梭、吞嚥、排泄，才將硬化的死土，重新鬆動成充滿孔隙與養分的活土。

隔天阿義在田裡挖了一個小水塘，積蓄雨水。第二年，他竟在水塘邊發現了幾顆晶瑩的蛙卵。

那一刻，他跪在水塘邊，淚水潸然而下。那不是悲傷，而是彷彿在無邊的黑暗中，看到了一顆遙遠卻無比堅定的星辰。

他對著那團孕育著生命的，輕聲低語，如同禱告：

「蛙哥……是你嗎？是你派回了你的族人嗎？謝謝你……謝謝你沒有徹底放棄這片土地，謝謝你讓我看到，生命的力量從未遠離，它只是在等待一個歸來的機會。」

他彷彿聽到了回應，不是在意識裡，而是在風中，在重新變得鬆軟的泥土氣息裡，那是一份無言的寬宥與指引。

五六年光景流轉，這片曾經被宣告死亡的土地，奇蹟般地復甦了。土壤重新變得黝黑、鬆軟而富有彈性，充滿了蚯蚓和微生物。蝴蝶在野花間漫舞，鳥雀來此覓食，而夜晚，雖然還未恢復往昔的磅礴，但那斷斷續續、試探性的「嚶……嚶……」聲，已是對阿義最大的犒賞。

他不再需要模仿蛙鳴去誘殺，因為他學會了傾聽，那是生命本身最莊嚴的交響樂。

## 六、迴盪的豐饒

多年後，阿義的田成了村裡的一個「異數」，他的稻穀產量或許不及鼎盛時期使用化肥的鄰居，但他的稻米，充滿了陽光與土地最純真的滋味，能賣出極好的價錢。更重要的是，他的田裡充滿生機，因為一個完整的生態鏈已經形成——蜘蛛、蟲、蝴蝶、鳥兒……，還有那些夜夜的蛙鳴，都是他最盡職的守護者。

父親在晚年，接過了阿義種出的那碗米飯，沉默地吃了許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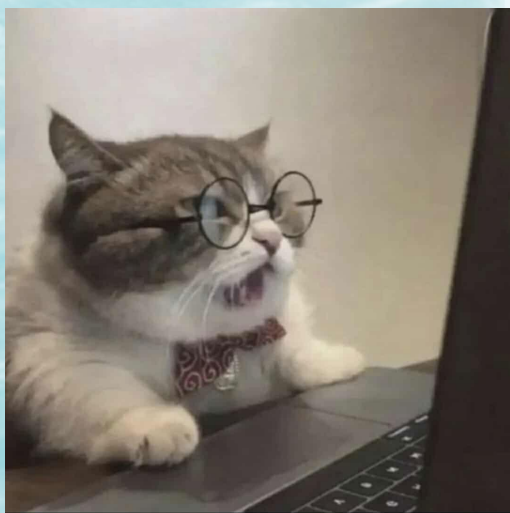


說了一句：「這米……有從前的味道！」

阿義知道，他個人的努力，無法逆轉整個時代的洪流。遠處的農田依然依靠著化肥與農藥，夜晚依然有大片大片的寂靜。他無法讓蛙哥歸來，也無法讓童年那喧囂的蟲鳴蛙叫完全重現。

他守望著這片與他達成和解的土地，守望著那漸次歸來的蛙聲。他明白，真正的成長，不是征服後的滿足，而是學會聆聽、學會敬畏、學會贖罪。這片土地的豐饒，不再僅僅是穀物的重量，更是那迴盪在每一個夏夜裡，生生不息的蛙鳴。

小說



## 蘇庭葳

### 得獎感言：

痾，說實話我覺得蠻神奇的，我都沒校稿就投了。

我其實也只是看了「黑袍糾察隊」之後才有寫這篇的想法。我覺得我只是進行了一次膚淺的複製而已。黑袍糾察隊才是真正的諷刺佳作。

「等等，讓那些人站在那邊，馬路正中央，看起來越擁擠越好。」

「光速人在哪？他知道我們現在正要開拍了嗎？」

「他在廁所，應該馬上就會好。」

「叫他快一點，我們用路權只有兩個小時，再不開始就沒時間了。」

「你催我也沒用，光速人沒好我們就沒辦法。他剛剛注射過量的T物，有點藥物中毒。就等他把整個胃都吐光吧。」

看著凌亂的大量臨時演員，導演嘆了一口氣。自己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準備這部短片，截稿日也近在眼前了，主演都還在廁所嘔吐。為什麼鳥事總是發生在自己身上？

「那些群演好像不太對，我的要求不是這樣！」導演對著旁邊的攝影助理罵道：「我明明說要有至少三分之一是原住民，另外三分之一至少要是『看起來很愛台灣的外國人』。為什麼我現在看他們總共加起來還不到二十人？」

「事實上，原住民有12人，老外有10人，所以加起來總共有22人。」

「那他媽不是重點！他們人數看起來有到三分之二嗎？這裡總共有二百多人，他們加起來總共也才十分之一，你的眼睛是瞎了嗎？」

「我有什麼辦法？」攝影助理用一種感覺聽起來很委屈的語氣說道：「你只給我兩天時間，我哪有可能找到那麼多番仔和老外啊！你知道那有多難嗎？那群番仔大多數根本不會用手機，消息根本傳不到他們那邊去。那些老外也都不會說中文，他們唯一會的詞就是『你好、謝謝和對不起』而已，根本沒辦法正常溝通。你要我找『看起來很愛台灣』的外國人根本是天方夜譚！」

「這是你的工作！你如果做不到就滾！反正你又不是無可取代，想

接你工作的人多得是。」

「那你現在開除我啊！你這部片就別想拍成了。大家又會覺得你這個三流導演什麼屁都做不好！」

「你他媽……」

旁邊的工作人員迅速拉住準備動手的導演，一方面是為了不讓場面失控，一方面是因為光速人已經從廁所出來了。

「導演，光速人快準備好了，你先消消氣，有什麼話之後再說，我們用路權時間真的沒剩多少了。」

導演看向一旁的光速人，他的眼色就像是宿醉一樣，很明顯還沒有化妝。

時間依舊一分一秒的過去，每一秒的流動就如同沙漏裡的沙子一樣，緩緩地流向另一邊，流向導演事業生涯終結的那邊。

感受對時間缺乏的恐懼，導演強忍著怒氣，嘆了一口氣，打算先拍好片再說。

「叫化妝組的人快點過來，我們的主角不能就這樣上場。還有讓那群原住民站在隊伍前方，讓那個看起來特別黑的番仔站在正中間讓他當領隊，再給他一個大聲公，讓他重複喊著劇本 46 頁的台詞。然後找個人去教那些老外怎麼說：『我愛光速人』，再給他們一些光速人的海報。」

導演冷靜的指揮工作人員，令人完全想不到這傢伙剛剛還想打人。一旁的攝影助理看在眼裡，他知道導演已經沒有失敗的空間了，這次如果沒有幫助光速人得到「美德獎」，自己將再無機會得到拍攝超級英雄的許可。

要知道現在的民眾都只會看由超級英雄拍的電影和連續劇，再怎麼強大的動作演員和綠幕特效都比不過超級英雄的超能力。

在這個世界中，超級英雄就是神，就是救世主，就是只能景仰的存在。

沒有人知道超級英雄怎麼來的，但這不重要，只要知道他們是比一般人強大數倍的高級存在就好。

但超級英雄不只有一個。

有些人會喜歡多個超級英雄，有些就只會單推一個超級英雄，甚至為了自己喜歡的超級英雄，去貶低其他的超級英雄。

為了解決粉絲或超級英雄之間發起戰爭，有一家國際企業公司管理著超級英雄的日常生活並持續推動著有關超級英雄的法律，那家公司名叫「新紀元（new era international company）」。

基本上幾乎所有超級英雄都受到新紀元的管制，當然他們向外界宣稱是超級英雄們自願加入新紀元的，當然也沒有人懷疑。

新紀元不只是管理著超級英雄們，他們也負責推出有關超級英雄們的周邊商品和行銷活動。現在導演負責拍的短片就是為了投稿新紀元公司舉辦的「美德至上」活動。

根據新紀元公司的官方公告，美德至上的活動本身是為了打造一個幸福且公平多元的世界，藉由超級英雄和普通人民一起合作，打造出一個所有人都可以和平共處的美麗新世界。題目不限，評審員不明，只要拍出一部宣導任一美德的短片即可投稿。

所有超級英雄都可以選擇要不要參加。當然幾乎所有超級英雄都一定會參加，畢竟誰不參加就等同於不支持美德至上活動。

根據新紀元公司的公告，所有超級英雄可以「自由」使用新紀元公司裡的「電影支援部」資源。包括場地預借和攝影團隊。當然前提是公司同意你使用這些資源。

光速人因為最近有爆出兒童性侵害醜聞，新紀元公司花了不少錢和資源才控制住輿論。公司理所當然的覺得光速人有點不太適合出演不久後要上映的「團結者聯盟 2：正義審判」。再經歷過一番交涉之下，公司最後同意如果光速人能在今年的美德至上活動中得獎，就可以出演該電影。

不過新紀元公司只願意將這位暴躁的三流導演分配給光速人。對導演和光速人來說，雙方都是自己內心極度看不起的存在。導演心理想著為什麼要給這位戀童癖拍什麼美德短片。光速人覺得自己為什麼要配合這個名聲和作品都差到不行的三流導演。

但儘管看不起對方，自己卻必須依賴對方，要是這部片沒得獎，兩個人差不多就要和新紀元公司分手了。

至於分手的下場是什麼？只有在新紀元公司上過班的人才知道。

攝影助理知道這一點，所以才敢和導演大小聲。

等化妝組的人幫光速人上好了妝。導演也差不多安排好了演員配置。

「聽我說，因為時間真的不夠了，我們來不及拍完原劇本所寫的東西，只好臨時改劇本。」

導演和光速人解釋接下來的工作和拍攝流程。

「我們要拍出你親民和專重多元文化的那一面。我們剛剛確認過群演，裡面有幾個是多元性向的怪人，真是不幸中的大幸。等等我要你在用超能力衝到那群怪人的旁邊，說出原劇本第 7 頁第二行的台詞。」

「我要在老外那一幕之前還是之後行動。」

「之後，那群老外已經穿上光速人的應援服了。雖然他們不會說中文，但我剛剛和後製人員討論過了，可以在後期剪接時用 AI 模擬他們的口音，說出我們想要的東西。」

「這樣不會穿幫嗎？」

「這得看他們的技術了，我們只能先做好現在能做的事。」

「好吧，現在的我狀態好很多了。應該能正常發會超能力。」

「如果你注射那麼多 T 物還不能正常發揮，那新紀元可能就危

險。」

這句話當然不能輕易說出口，只不過導演意識到之前就已經說完了。

「小聲點，那些群演人都還在。」

「抱歉，我的錯，今天發生太多鳥事了，腦袋燙燙的，可能當機了。」

「你這話說得好像腦波人在這裡一樣。」

「別提那傢伙了，那傢伙上個禮拜被抓到在公共場所吸大麻，目前和你一樣被新紀元冷藏當中，只不過他比你更慘，他連美德至上都不能參加。」

簡單確認過流程之後，所有工作人員就定位。照著導演的指示拍攝光速人和那些群演互動聊天的過程。當然，原住民和老外的鏡頭特別多，有七成時間都在他們身上。

光速人用他的超能力「超光速」，在和一個人聊完天的同時，用幾乎光速的速率瞬間移動到另一位人的旁邊。這讓後期剪輯的工作人員輕鬆不少。他們不用花時間去準備特效，只需要在正確的時機切入正確的畫面和音樂即可。

拍攝流程異常的順利，總共只喊了三次「cut」，就把這一幕拍完了。

但包括導演在內的所有人都不敢掉以輕心，因為接下來的才是重頭戲。

原本的劇本設計是打算讓這群演扮成「和平抗議遊行」的團體，然後在這條路的盡頭遇到一群手持防爆盾的警察，接著雙方互相對峙，在爆發衝突的前一刻，光速人利用超光速瞬移到兩派人馬中間，阻止雙方爆發衝突，那個畫面想想就很精彩。可以表現出光速人的維和正義感。接著光速人在利用超能力從遠處拿來新紀元公司最新的芳香劑產品「美花」，讓站在第一線的兩派人馬聞到香味，

再表現出因為香味而釋懷一切放下手中武器的雙方，一起和樂融融的笑著。

但因為人手和時間不足，沒有人扮演警察，也沒有防爆盾，這劇本得臨時改。

改成讓一群臨時演員對著其中的少數民族或性取向的人進行辱罵，在讓光速人從中調節。後面一樣用超光速去拿美花，讓所有人都聞一口，再一起和樂融融的笑，最後握手言和。

至於為什麼一定得讓新紀元的芳香劑出現呢？導演和所有工作人員都明白，沒有宣傳新紀元的產品或理念，那是不可能得獎的。

雖然是妥協過後的劇本，但眼下恐怕這已經是最佳的解決方法了。只要不出差錯，運氣好說不定就能得獎。

然而問題還是發生了，光速人突然不能用超能力了。

「cut！」導演接著說道：「剛剛不是討論過了嗎？叫你用超能力瞬移去拿美花。」

光速人用一般人小跑步的速度跑到導演旁邊小聲說道：「抱歉，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不能跑了。」

「怎麼了？腳受傷了？」

「不是，感覺我體內的T物正在失效。」

「失效？你開拍前不是才注射過量嗎？怎麼會突然說失效就失效。」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光速人看著自己的肚子，感覺剛剛在廁所經歷的一切都白費了，但這和短片拍不成相比起來不值一提。

導演則是馬上猜出可能的原因了。

「大概是因為，新紀元在你的藥裡面摻水吧。他們大概還是不想讓你得獎。」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如果不想讓我得獎，為什麼不一開始

就直接取消我的參加資格就好，就像腦波人一樣。」

「為了給你一個虛假的希望吧，我猜。」導演繼續接著說道：「看在你之前的個人電影還算成功，人氣也不算低，給你個面子，或著只是給民眾做做樣子罷了。」

「我……這……」

「一開始可能就決定好了吧。」導演像是接受殘酷現實一般的態度說道：「他們做好了保險，就算我們真的拍出了滿分的作品，他們就會以『沒有表現出光速人的特質』作為藉口，確保我們得不到獎。」

一旁的攝影助理也嘆了一口氣，雖然很討厭這位導演，但誰會希望自己參與的作品一開始就被貼上失敗的標籤。

「還是繼續拍吧，起碼有始有終，把我職業生涯最後一部片殺青吧。就辛苦後期的剪輯人員，讓他們用特效呈現出超光速的效果吧。」

短片最後還是拍成了。如導演所料。作品沒得獎，評審留言寫著：「用拙劣電腦特效呈現出的速度感，完全無法呈現光速人本身的超光速。」

至於誰是第一名？是和平超人和一堆普通民眾一起救災地震受災戶的短片，和平超人用雙手，普通民眾用新紀元公司發售的鏟子挖開因為地震而倒塌的房屋瓦礫堆。

至於地震是哪裡來呢？答案是和平超人引發的，這地震也間接害死了 126 人。

新紀元公司想推出關於和平超人的新產品，所以一開始就決定好冠軍了。地震行動當然也是他們策劃的。



## 張家瑋

### 自我介紹:

好像只有一直寫一直寫，才知道自己依然活著。

###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的肯定跟所有人的協助，角落的黑暗仍需更多陽光，等待更多關注社會寫實的作品橫空出世。

地上的落葉被一片一片的踢起，濺起陣陣的灰塵，陳尹看著髒舊的布鞋也沒有在意自顧自地走著回家的路，路上的燈光很少，打在陳尹身旁更顯得昏暗，一台鐵灰的腳踏車從她身旁騎過，「明天記得來喔！」伴隨著一聲囂張的笑聲後煙消雲散，陳尹沒有記得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那群人裡面的其中一個，沒有甚麼特別出眾的特色，在他看來所有人都是一樣的，一樣的普通，這短暫的聲音沒有產生甚麼特別的化學反應，像兩個氫加一個氧一樣，產出一攤平平淡淡的液體，無色無味。

準時在下午六點前到家，準時的按響門口的電鈴後站在原地，默背了「 $ax^2+bx+c=0$  的解為  $-b \pm \sqrt{b^2-4ac}/2a$ 」、「 $f(x)=y=ax+b$ 」、「直角三角形、若直角三角形兩股長為  $a$ 、 $b$ ，斜邊長為  $c$ ，則  $a^2+b^2=c^2$ 」幾個複雜的公式後，門也被打開了，「再給我這麼慢回來就試試看，全家人就等著你吃飯了還不快點，到底是在幹嘛？」媽媽又講著一樣的話，陳尹也習慣了，公式化的鞠躬道歉後走到廚房，放下沉甸甸的書包後，洗了洗手就開始洗從中午就躺在槽裡的碗筷，鏗鏘鏗鏘的金屬碰撞聲，讓剛坐下的媽媽頓時又來火了「有甚麼不滿就說，不用顯得自己多累多委屈一樣」，「生你真的是給我自己找罪受，早知道剛出生就把你淹死算了，省得讓我這麼辛苦」，這連續的話陳尹已經聽了好幾百遍，每遍的口氣卻都能不一樣，「對不起，媽媽…」，陳尹只能暗戳戳的回覆著，在停止的鏗鏘聲中，再也沒有一點聲音響起。

整個家裡只有臥室是獨屬於自己的，空蕩蕩的房間不大不小的撲滿 20 張地墊、一疊涼被、一雙拖鞋，這是獨屬陳尹的小天地沒有人會

來打擾，房間緊鄰下水道的排水口旁，每天會有許多蟑螂鼠目的朋友出現，每天都開著無聲的宴會，好不容易回到這裡的陳尹，發出幾聲的唉喲聲後坐了下來，一些細微的粉塵被微微吹起遮蔽了大半的視野，一如往常她只打開了日記，熟練地填上十月二十八日。天氣晴，刷刷的寫字聲覆蓋了沉默，在枯黃的紙上寫下黝黑的過去，「發生過的就是歷史了吧？」這句話大大的寫在日記的封面，沉甸的筆劃一再地說明寫下時的奮力，深深地刻在鐵錚錚的表層，今天的感觸頗多，那飛速的筆已經馳騁了一個小時又十三分鐘，日記本上密密麻麻地填上了許多，又整整齐齊地排出句句流暢文字，一頁接著一頁在那不富裕的白紙上多了幾分土豪的揮霍，不合時宜的窗外飄起了毛雨，緊密交錯的雨滴中傳來了筆蓋入鞘的啪啞聲，很短很急少了點幽幽的留戀，卻藏了很多決絕果斷的聲音。

不知道雨代表著甚麼，雨水又代表著神甚麼，為了思考這個問題的陳尹在房間稍稍小睡了一下，時鐘軟綿綿的定格在十點二十分，悄悄的她爬醒到安靜的地方沉思，頭頂時不時有冰冷的眼神及熱切的雨滴交錯，整個身體被清洗的熱熱的像日光浴般，直達心臟的暖流乘著末班車而來，「好久沒有這麼乾淨了！」陳尹從內心發出無止盡的讚嘆，「果然…還是不要弄髒那裏好了，不然又要挨罵了」黑黑的布有好大一塊怎麼都剪不壞，平坦的鋪在地上，搭配著偶爾的破風聲，颯颯颯的好不刺激，她突然從口袋掏出一個黏呼的腕錶，很有年代感的表面滿是鏽漬，卻還愣愣地走在時間的長廊，陳尹把它安放在平坦的高處叫台地，這是最穩定的土地了。地理課是她最喜歡的時間，時常跟老師在課後一起研究新項目，常常太過深入而傷腦筋，但總歸是舒服的，她並不知道老師的名字，只是很常聽到媽媽惱火的說：「不要再看沒出息的東西了，這對你有甚麼用？」就姑且叫他沒出息吧，但是舒服的。

五月二十七日.天氣晴，爸爸回來了我很開心，但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團團皺呼呼的布蜂擁而來，看不清出是甚麼顏色，我在學校認真學習的時候總有一些人很喜歡跟我玩，我被架在椅子上有好多條清灰色帶點土氣的蛇反覆的在我身上爬行，一紋一紋的讓我掙脫不了，打開的筆芯盒沒有筆芯，僅存的幾十隻筆芯筆直得排列在我的手臂上，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筆芯也會被染色，所以我很大聲的詢問卻沒有聲音，接下來我又看到了牙籤、牙線棒、訂書針，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展示空盒給我看，我抖了抖雙腳卻不慎撞在椅腳上，只感覺更深了，可能傷到了聲帶，嘶啞嘶啞的。

六月二十五日.天氣晴，我好累但後天爸爸要回來了，我真的好開心。一定要跟爸爸說好多話才行。今天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特別鼓勵我，說「我最近進步很多要繼續保持才行」，我仰著頭對著老師說「謝謝老師！」我應該是老師最喜歡的學生了吧，老師摸了我的頭後「也跟前幾天一樣吧！」說完這句話我就被帶到旁邊的桌子邊，老師說要訓練我的運動能力，不能只會死讀書而已，不然將來會跟老師一樣沒出息，「老師果然叫沒出息啊」陳尹在心裡面偷偷的想，手的動作隨著音樂般的節奏，反覆活動著。

七月十四日.天氣陰，我要跟同學處好關係才行，雖然他們都很好。「喂！下節課記得幫我寫作業啊！學霸！哈哈！」一疊重重的書被摔在桌上，我小心翼翼的收好怕被桶裡的灰給玷汙了，「我已經沒有獎學金能夠賠了…」陳尹捲起過長的衣袖，把袖口對準了一點的髒污擦拭，直至瓦亮才放心地打開來寫，這樣的工事已經熟練的能閉眼掌握了，跟欠錢相比，我寧願多花點時間來維護書面的和平，今天的作業有五頁數學評量、三道英語翻譯、一次…實在太多了。

八月十一日.天氣晴，剛剛我彷彿穿梭到了幼兒園，爸媽的手垂在我的身旁，我一手拉起一邊在騰空的時間中盪起了鞦韆，那一瞬間永遠的定格在我的心間，久久無法散去，那是陳尹最快樂的記憶了，有誰能低價出售一台二手的時光機嗎？那怕失敗了也沒關係，只要能回去到過去我都願意「到底要不要起來了？養你真的不知道要幹嘛欸？煩都煩死了」媽媽尖銳的嗓音配合溫柔的搖晃讓我猛然驚醒，對上媽媽的眼神我趕忙低下頭，「對不起媽媽，給您造成麻煩了。」尊稱詞是媽媽很要求的，因為這是禮貌，我沒有半點怨言的在媽媽反覆的「對不起到底有甚麼用？」、「可不可以快點？」，匆忙的我動作愈加快速，「今天只是意外，明天再找機會吧！」在微微張開的嘴角下，藏著喜悅。

八月二一日.天氣晴，今天在校門口我好像看到爸爸的車在等我，但我被同學熱情的拉我去玩，說有一個好地方很適合我，那邊很暗四周都只有牆，房子的中心擺著一張快散架的椅子，他們讓我坐在上面然後玩著抽積木的遊戲，輸的人要把椅腳抽掉一隻，但不能讓椅子散架，我在上面玩了好多趟免費的雲霄飛車，上上下下的只不過每次掉下來都好痛，偶爾還會有喀吱的聲音。雖然跟媽媽愛的小手比不值一提，讓我還有時間對眼前的照相機比出最好看的姿勢，「喀擦」果然媽媽還是最愛我的！

八月三十一日.天氣陰，被媽媽叫出去，說不要髒了她的房子，可是我明明每天都有打掃家裡阿…是哪裡出問題了？蹲在大樹旁的我遇到了同學，他把一顆沒有包裝的糖果拿給我，後面的同學都在鼓勵著我，所以我很開心的吃了下去，跟大家當朋友的感覺真好，嘴裡的糖一點點的甜中帶有絲絲黏稠感，也說不出到底是甚麼感覺，

同學看著我一口一口慢慢地咀嚼完後滿意的拍了拍我的頭，不自覺的我用倒 90 度跟他們說再見，是前滾翻的世界啊。

九月七日.天氣陰，好冷好冷的一天，老師叫我把外衣脫掉，說要修練我的內在性格，這是單獨為我做的心理輔導，被老師說我是一個有病的小孩，沒有定時的來做輔導的話會不開心的，我轉過身背對著老師打勾勾，在那間滿是雜物的辦公室，桌子、椅子、地板都留出剛好的空位，那裏是不溫暖卻很吵雜的空間，「快點，在快一點」時不時的傳入耳中，我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習慣中的搖搖晃晃走出，「舒服了」是老師說的最後一句話，擺擺手，下了逐客令，一點給李斯解釋的機會都沒有，跟課本的不一樣？

九月二十二日.天氣雨，老天爺的心情一定很不好，一聲聲抽打的頻率在肌膚登場，快速且富有節奏的一二三輪流，像是縫衣針在指縫來回，又像在小刀在皮層劃出的空隙中加上一點鹽巴增添風味，很細微很細微，卻是實在的不偷工減料，長長的椅背迫使我垂直向上，幾條雀躍的緞帶正反覆纏繞著，一再的吟誦著〈快樂頌〉懷抱也愈加緊實，只有皮帶四分之一大小的柳絮在眼前上下揮動，節奏的增長帶動摩擦，讓我感覺全身暖呼呼的像洗三溫暖般，激散出微紅色的汗滴，點綴在那間只有牆的房間，此起彼伏的喘息聲不再我的視野中，今天的房間多了幾部黑漆漆的東西，看起來像太空望遠鏡般，齊齊的對準如星星閃耀的我，那枚中心的紅鈕扣還在發號施令，教導我擺出最完美的姿勢，拍照。

十月一日.天氣晴，媽媽今天很生氣，憤怒的她摔碎了桌上的玻璃燈，在客廳說了些我聽不懂的話後就出門了，應該又是去找那個人了，掃把畚箕被我翻了出來，一點一點的我慢慢清掃著，家裡靜悄

悄的只有嘩啦嘩啦的水聲，沖洗著我那滿是渣渣的腳掌，偷偷摸摸的就給了我一個大禮，就像是前幾天被拿來敲蛋殼，也是狠狠的碎了一地，那天回家也是沒有人等著我，膩灰的醫藥箱滿是過期的藥品，抽了幾張乾淨的紙，沾點過期的碘酒，西里糊塗的包扎著額頭，蛋殼跟玻璃的觸感一樣，都是平平的硬硬的尖尖的，按在身上的感覺也差不多，對吧？

十月十五日.天氣晴，媽媽生氣的直問我為甚麼考試退步這麼多？本來都是滿分的考卷上被寫上紅紅的 90，「每天哪麼晚回家到底用來做甚麼了？我怎麼會有這種小孩，可不可以學學別人家的小孩？」，「整天穿著長袖是有甚麼病嗎？真晦氣！」，本來要脫口的解釋被硬生生的憋回去，一聲兩聲讓我的臉頰害羞的泛起了紅蘊，言語的組織被狠狠扼殺，下意識拉起袖口的手也在媽媽轉身後的瞬間緩緩的垂了下來，我摸了摸有些結痂的傷口，凹凸不平的觸感讓我更抬不起頭了，媽媽又出門，門被摔的嗡嗡作響的，整個家裡空蕩蕩的沒有一點跳動的痕跡，我起身打開房門後依舊是一樣的昏暗，我的房間也有過燈，不過在被媽媽砸壞的那天後，我就沒有了。

十月二十八日.天氣晴，下午被老師留下來加強弱項，老師在前後的擺動中問著我身上的傷是哪裡來的，「因為同學常常找我一起玩耍。」習慣的我回著一樣的話，「這樣阿，妳先蹲下來老師快好了」急促又帶著些許喘氣的命令讓我果斷的條件反映，跪蹲的動作讓我些許的不適，無形中的傷口隱隱作痛，早上下課時被帶到空屋，裡面有隻可愛的小狗，同學把我的作業丟到狗的前面，開心的指揮：「趕快去把作業撿回來，不然學霸的全勤獎要沒了喔！」伴著幾聲的嘻笑後，我悄悄的摸到印象中的位置，「汪！汪！」突如其來的叫聲嚇得我趕忙抽回手，但已經來不及阻止撲過來的牙齒，雀躍的在

我身體上上竄下跳的，像一把燒開的香留下烙印，又像神桌上燃燒的燭油般，火辣辣的燙出片片雪花，只不過這是牙印的雪花，喀擦！喀擦的聲音不絕於耳，虛擬的打賞也正狂妄的落下，化作許多人的快樂源泉，止不住的向上迸發，還好作業沒事，還好還好袖口能剛好遮住。

已經忘記這是第幾次的洗澡，「幸好水是免費的，不然又要被罵說浪費錢了。」接著看了看自己骯髒的外衣說道：「怎麼都洗不掉這些污漬啊？我明明搓了好久好久的，在被媽媽看到一次就又要被罵了。」腕錶被放在台地孤獨的轉動著，無聲無息的帶走了好多，帶走了爸爸、帶走了媽媽、帶走了我，今天的月亮也看起來好可口，紛紛嘈雜的雨聲中我奮力的伸長右手想要獨食月亮，肚子已經餓得咕嚕咕嚕叫了，「晚餐還是吃的太少了，以後要多吃點。」平靜的叮囑是給自己的目標，一盞修好的玻璃燈在眼前出現，是那麼的亮，是那麼的透，「我的玻璃燈以前也曾這麼亮過」，一步一步向前感受。日記本隨著風一頁頁的翻翻伴隨淅落的雨聲，溶入鏽漬的錶盤中停止分秒的變動，將日記、錶、玻璃燈留在雨中駐足。

門鈴突兀的響了，「是爸爸！」，陳尹飛快地衝下樓，轉動的手把快速交集，「吧嗒。」靜悄的街道送來涼意，喧鬧的像是甚麼都沒來過，遮掩不住的失落已悄悄蔓延，無聲無息地再次將門鎖按上，一步一步的，走向樓梯，腕錶依舊滴答滴答的在走，完整的十分不可思議……。



**王紹倫**

### **自我介紹:**

基隆人，遠赴屏東求學，畢業後便在此生根。2023年起連續獲得陳哲男校友文學獎。本次獲獎對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勵與肯定，感謝評審老師的青睞，也請各方前輩好手不吝賜教。

### **得獎感言:**

前幾年無意間在網路上看到知名網紅在美國開箱無人車，恰逢近期自己在職場上因跳槽而猶豫，便以傳統的議題，來駕馭新穎的科技。此外，本文也是我首篇以工作職場為靈感而提筆創作的作品，算是跨出舒適圈、嘗試不同領域的書寫，很高興拙作獲得評審老師的青睞！

## 無人車

小說組佳作

112 級中文系校友 王紹倫

「國外的月亮比較圓」，因此需要走出去看看，如古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坊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再加上網路媒體的推波助瀾，一切都變得理所當然。不過在現今單調死板的教育制度之下，讀書是為了讀書；考試是為了考試，學校放學之後，還要到補習班額外加強，根本就沒有閒暇之餘讓人自由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長，更何況是實地走訪？

我也是在這個制度下成長的受害者，大學畢業歸大學畢業，明明是受過教育、具備一定專業知識的學士；卻對自己的興趣與未來規劃一無所知。我還算是比較幸運的，加入了一間普普通通的公司，做著一份平平凡凡的工作，而臺灣的工作環境仍是那樣惡劣，加班的加班、爆肝的爆肝，還沒有加班費。我每天就是坐在電腦前鍵入資料、確認訂單，這種辦公室的文職雖說沒有太高的難度，但是非常非常的枯燥，每次都聽客戶說又出國去哪裡旅行，或是又買了哪間公司的股票、賺了多少錢，我心中隱隱的泛起一絲波瀾，但轉瞬即逝，因為我知道那對我而言遙不可及。

人們都說「出社會」是一種磨練，會更懂得人情世故與應對進退，處世也會更成熟穩重，但我覺得那是「對外」而言；「對內」則是要甘於平凡，接受自己能力有限的事實，我也曾在學生時期獲得萬中選一的殊榮，所以清楚自己仍有一定的專業能力，但社會包山包海、龍蛇混雜，比我優秀者大有人在，相較之下，自己只是平庸之輩，顯得微不足道，在公司中是可有可無的存在。

工作死板歸死板，但多少還是會有起伏，就像河水必定流向大海，雖然行程固定，但路途上多少還是會有波折。偶爾同事成交了高額訂單，心情好便會請其他人喝飲料、讓大家都轉轉運；有時候遇到

同事生日，也還是會跟著一同起鬨慶祝。而那通在意料之外的來電，則是在我靜如止水的生活中掀起驚濤駭浪——我參加抽獎活動，幸運的抽中來回美國的機票。

起初那只是百貨公司的活動而已，我剛好有需求，也剛好有消費，就順手填了個人資料、參與了抽獎，原本的不以為意，最終卻成了意外驚喜；有了機票也沒有強制要去，但我上班時使用公司系統一查，竟然剛好有年假可以讓我出國，不用反而浪費，一切順利到令人不可置信，彷彿是上天的安排，不可違逆。

出國必然會多出一筆開銷，尤其是物價高、貨幣貴的美國，但我心中泛起一絲漣漪，因為在數年前，我曾出國留學，那種在異國探索未知的美妙；在天涯闖蕩的自由，我不曾遺忘，只是日復一日的忙碌，埋首於工作，汲汲營營於生活，其實也是一種消磨，讓那些美好且難以忘懷的過往漸行漸遠。出社會之後，忙碌於工作，背負著期待與責任，有多久沒有停下來休息、好好體驗人生了？那些在異國因緣份而相遇的友情，都逐漸變成社群網站上冰冷的帳號。曾幾何時，我也青春洋溢；曾幾何時，我也熱血澎湃，為何那些美好，都只存在過往？

於是我向公司請了年假，搭上前往美國的飛機，踏上未曾涉足之地。

國外的月亮或許真的比較圓，異國的一切都十分新鮮，不同的飲食習慣，不同的風俗民情，不同的語言文化，讓我覺得彷彿回到了學生時期，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冒險，又或許，真正令我開心的不是出國，而是拋下工作、享受當下。

既然都已經身處異國，當然要體驗看看臺灣沒有的事物——我一直很想親眼看看傳說中的大峽谷，親眼見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大峽谷雖具知名度，但地處偏遠，對觀光客較不友善，但自從抵達美國之後，已經目睹數次無人車在街上行駛，在讚嘆科技日新月異的同時也感到無比的新奇，一個計畫也因此逐漸在我腦中成型——搭乘無人車前往大峽谷。

我事先上網做了功課，查詢如何使用無人車，下載程式、輸入時間與目的地，刷卡付費即可，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我也馬上就完成預約，隔天就出發。

隔天早上我在街邊等待，無人車真的如約而至，在我設定的地址停妥、等我上車，這真的安全嗎？能夠順利抵達目的地嗎？我帶著惴惴不安與忐忑的心情坐上了車。

車內空間乾淨整潔，一塵不染，也沒有任何異味，甚至還放了香氛，讓整個空間充斥著淡淡地薰衣草香味，卻又不會濃郁過頭，讓人感到刺鼻不適。黑色皮革座椅看起來保養得宜，黑得發亮且未見任何磨損，軟硬適中，就算車程時間長，久坐也仍然舒適。車上播放著輕柔和緩的音樂，猶如整個地球都放慢了步調，還有恰到好處的空調，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駕駛座旁的螢幕可以看到車外當下實際的街景，偶爾亦有人工智慧的路況模擬圖示，親眼看到電腦幕後的運算，令我安心不少，而且自從我上車已行駛十來分鐘，確實未見任何問題，甚至比常人駕駛還來的更安份守法，這也讓我放鬆不少。漫長的車程、舒適的空間、平穩的技術，讓我原先的擔憂一掃而空，在車上搖搖晃晃，緩緩的陷入夢中。

當我清醒時，已經接近中午了，日正當中。我伸長了手點按駕駛座旁的螢幕，想看看還有多久才會抵達？得知車程尚餘三分之二的同時，順道將語言切換成中文，閱讀起來更順暢，也因此發現設定列表之中，有一項「人工智慧語音」，我開啟之後，只見螢幕顯示「請嘗試開口說出『Gamma』」。

應該和蘋果手機的人工智慧「Siri」一樣吧？我心中一邊猜想，一邊

依指示說出「Gamma」。

「我是 Gamma，歡迎您的搭乘！」

原先輕柔的音樂暫停播放，取而代之的是一道男聲。

這意料之外的發現，令我又驚又喜，我知道手機大部份都有類似的功能，但沒想到竟然連無人車也有。反正我一個人在車上也無聊，便開始和 Gamma 聊天。

「請介紹大峽谷。」

「維基百科指出，大峽谷國家公園是位於美國西南部的國家公園，在 1979 年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以深達 1500 公尺，由科羅拉多河耗費萬年所切割出來的科羅拉多大峽谷景觀聞名於世。」

「今天大峽谷一帶天氣如何？」

「今天天氣晴朗，降雨機率為零，氣候較為乾燥，體感溫度約在華氏十七度左右，但日夜溫差大，夜間可能下探至八度，需留意早晚的保暖。風向為東南風，風速每小時十一公里，屬輕微弱風。明日起氣溫有可能下降三度左右。」

Gamma 的回答我並不意外，因為大致上和我在網路上查詢到的資料相符，看來它只是透過大數據將資料整合，大部份的人工智慧，例如老牌子「Siri」與近期興起的「Chat GPT」好像皆是如此運行。

「我們還有多久才會抵達？」

「約莫三至四個小時，視路況而定。」

大約三至四個小時？這次 Gamma 的答案讓我感到疑惑，因為我已上車好一段時間了，再加上 Gamma 給的車程，好像不太對。

「從出發到現在過了多久？」

「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

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我才上車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而已嗎？怎麼體感上已經超過兩個小時了？我下意識的瞄了一眼左腕上的手錶，

等等.....我剛剛出發是幾點來著？我抵達美國後不曾調整過手錶，所以手錶顯示的仍是臺灣時區，那換算成美國時區的話，又是幾點？仔細一想，才發現問題好像變得複雜了。

我掏出手機，想查看無人車的訂單資料，因為我記得當初在預約時，有填寫上車的時間，那個「時間」就是我要找的答案。我打開應用程式，盯著純白的加載畫面，等候手機的運作，但不久後我就發現，好像加載的太久了，於是我從頂端往下滑，檢查網路訊號，才發現根本就沒有任何訊號，這也難怪無法正常開啟。我抬起頭往車窗外看，後知後覺的發現，此處與我上車的城鎮相比，顯得非常荒涼，左右兩側是無止盡的土黃色荒漠，正前方則是筆直，但同樣看不到盡頭的柏油路，環視四周，除了現在身處的無人車與柏油路之外，一片荒蕪，前後視線能及之處，亦未見任何車輛，就像西部牛仔電影會取景的地點。雖然難得可以來到電影取景地，但我完全開心不起來，心反而涼了半截——我覺得我好像搭錯車了。

早知道就不該使用無人車，新穎的科技固然讓人感到好奇，但其成熟程度其實仍屬未知，也許還存在尚未被發現的問題與狀況；早知道就不該用無人車應用程式的內建導航，我當年出國留學時使用的是 **Google** 地圖，應該更為可靠，現在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位於哪裡？早知道就不要這麼冒險，在臺灣或其他熟悉的地區就算了，現在偏偏位於人生地不熟的美國，連求助都有難度。

我在心中後悔了無數次，早知道當初就不要跳上車、不要下這個決定，但現在木已成舟。我呆望著窗外無垠的風景，雖說親眼看到電影中才會出現的畫面實屬難得，但我現在根本無心欣賞，腦中千思百緒打成死結，都在想解決辦法。

唉...連手機都沒有訊號該怎麼求救？

等等！我突然靈光一閃，想起還有 **Gamma** 的存在！

「Gamma，請問可以中途下車，或臨時更動下車地點嗎？」

「可以，費用將以實際下車地點所累積的里程數與油資來計算。」  
漂亮！換言之就是系統沒有硬性規定我一定要抵達原先預訂的目的地才可以下車，可以隨時更動，這也代表現在下車回頭可能還來的及返回我熟悉的區域。但我看了一眼窗望的風景，好像也不適合中途下車。

「Gamma，距離此處最近的城鎮還有多遠？」

「大約還有十公里。」

「請簡單介紹那座城鎮。」

「該城鎮名為『Yuma』，直譯為『悠瑪』，雖然規模不大，但應有盡有，包含餐廳、加油站以及旅館，是美國公路旅行的知名休息地。」

提及加油站，我才後知後覺的想到，現在搭的這台車需不需要加油呢？若油箱已空，會不會連 Gamma 都無法啟用了？

「還有多少油？有需要加油嗎？」

「本車為油電混合車，在您預訂時，已先在維修中心檢修並加滿油，足夠您所預訂的來回車程，且途中會經過兩座加油站。」

現在至少確保車還能動、Gamma 還能講話，總算有一件事情是順利的了。

不久後，我在車內遠遠的看見 Gamma 口中的「悠瑪鎮」

「Gamma，可以請你於八百公尺後，在路邊臨時停車嗎？」

也許是這個指令比較複雜，或是我內心太焦急，總覺得此時的 Gamma 加載的特別漫長。

「沒問題，提醒您上下車時請留意來車並注意安全。」

車子終於在路邊停妥。我不急著下車，先在車上仔細盤算。

依照 Gamma 剛剛的回答，若我在此處下車，應該可以馬上再設定

新的目的地，直接返回熟悉的區域才對，但是就非常浪費時間與金錢，等同於白跑一趟；若此方案不成，我可以向鎮上的陌生人求助，至少此處並非杳無人煙，且一定可以找到與我一樣，在旅行路上的旅人，但就得擔心人身安全，美國治安可是出了名的差，費用也無法估計……我應該要下車嗎？若選擇繼續，我真的能如預期一般順利抵達目的地嗎？若選擇中途放棄，那這一切又是為了什麼？新的目的地或方案會更理想嗎？

我進退兩難，其實現在也不是金錢的問題了，自己的安全、能順利回家最重要，但我好不容易才來到美國，根本就不知道還有沒有下一次，這樣半途而廢真的好嗎？不過反過來說，大峽谷又有那個價值，值得我堅持到底嗎？

等等，進入城鎮是否意味著手機恢復訊號？

我馬上掏出手機確認，果然！雖然訊號很弱，但確實可以使用！我馬上打開 **Google** 地圖確認狀況。我確實身處前往大峽谷的路上，方向並未出錯，但距離大峽谷還有一段距離。

「**Gamma**，抵達目的地還要多久？」

「大約一至兩個小時，視路況而定。」

我馬上使用 **Google** 地圖，以現在所處位置開啟導航，重複驗證 **Gamma** 的答案是否準確，看見手機螢幕顯示的結果之後，兩者相去不遠，看來我還是可以抵達目的地。

幾個小時之後，我終於抵達大峽谷、親眼見證大自然的奧妙；也安全且順利的返回原先的飯店，整趟旅程只能用「永生難忘」來形容。

結束美國的旅行之後，我返回臺灣、回到工作崗位，回歸一成不變

的工作。下班時和坐在隔壁的同事一同搭電梯離開公司。

「美國好玩嗎？」

「非常好玩，很難忘。」

「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甚麼？」

「大峽谷！」

這一題我毫不猶豫的回答。

「大峽谷？你是去美國的哪一州玩？我記得大峽谷很偏僻呀！你是住在大峽谷附近嗎？或是你怎麼過去的？」

電梯抵達一樓，門打開了。

同事的問題瞬間就將我拉回無人車上。我清楚的記得我去了大峽谷；也記得自己是搭乘無人車過去，但我不記得在車上看見了甚麼風景。大峽谷本身確實令人嘆為觀止，但是真正令我永生難忘的其實是要不要中途下車的進退兩難。

「這個問題很困難嗎？你怎麼沉默那麼久？還有.....你要留在那嗎？」

不難，其實一點都不難，因為現在我終於清楚了。

我清楚「時間」與「目的地」都不是我所追尋的答案。

我邁開步伐，大步的往前走。

只有「過程」才是。

小說



# 散文

第一名 水田孳草的生存辯證 | 李永義

第二名 轉、動 | 游佳驥

第三名 那道亮銀色回放的光 | 鄭偉晟

# 散文組總評

## 評審委員

- \*余佳燕老師—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專任教師，研究專長為中國古典美學、現代詩、現代散文。
- \*李京珮老師—成功大學中文系約聘副教授，專長研究為中國現代文學、台灣文學。
- \*梁雅英老師—逢甲大學中文系專任教師，專長明清詞研究、專家詞、現代散文創作、閱讀與書寫。

### 第一名〈水田孳草的生存辯證〉

這篇描寫農事的散文，描摹除草、除蟲等農務過程的勞苦，雜草與害蟲是土地生命循環的一部分，勾勒出人與土地共生的關係。本文彰顯濃厚的客家文化色彩，生活習俗與土地連結的文化記憶。修辭技巧則應避免重複「從來不在於……而在於」、「從來不是…而是」、「不是…是」等句式。結尾抒發對鄉土的戀慕情感，蘊含對自然循環與人力耕作之間倫理關係的反思。

### 第二名〈轉·動〉

散文以籃球場上的「轉動」為核心意象，將具體的運動場景轉化為心靈成長的象徵。文章層次分明，語言富於節奏與韻律感，從「球的旋轉」到「魔術方塊的旋轉」，進而帶到「心的轉動」，對於青春未知的挑戰，既描繪了青年的身體動能，也映照出內在的掙扎與勇氣。作者善於運用動態描寫，將比賽現場的光影、聲音、節奏融入文字，讀來如臨其境，感受到那份青春的炙熱與不安。

在意象經營上，作者巧妙地把「轉動」延伸為人生的隱喻：它象徵面對困境的抉擇，也象徵心靈不斷更新的力量。結尾由「風

浪」轉向「成長」，語意開闊而具啟發性，使讀者在運動的動感中，體會靜謐的自省與堅韌。整體而言，此作兼具流動的語勢與哲思的深度，展現出成熟的構思與細膩的文字控制力，是一篇將「青春」與「思辨」兼融的優秀散文。

作品動人之處，在於作者以細膩的筆觸捕捉「瞬間的轉動」。透過文字，讓讀者看見，成長並非終點，而是一場不斷旋轉的旅程；當心願意繼續轉動，即使前方仍有風浪，生命也會在運動與停頓之間，靜靜綻放出屬於自己的光。

### 第三名〈那道亮銀色回放的光〉

文章思憶往事，今昔對比，令人感慨。作者從當下情境回溯過往曲折的遭遇，配合電台播放蘇慧倫的歌曲，將時間拉回二十八年前的場景。

全文主題意識明確，結構嚴謹，敘事富有層次。透過倒敘方式，除了將舊日事件脈絡和遭遇交代清楚外，也保留語言對白的真實性，充滿戲劇性的張力，藉此流露出作者內心的深刻感受。

文中也以銀色機身的隨身聽呼應題目，並用歌曲貫串全文。文章若能多些描繪性的文學語言，並且稍加刻劃趙老闆與老闆娘的形象神貌，相關描述會更立體鮮明。



## 李永義

### 自我介紹:

謹奉家訓「勤能補拙、儉以養廉」為立身之本。自屏東高中畢業後，雖同時考取淡江大學與中正理工學院（皆為土木系），然因當時家境清寒，為減輕家庭重擔，遂選擇投筆從戎，並於民國 105 年光榮退役。

退伍後，於人生將屆一甲子之際，深覺應當為這段歲月留下紀錄，聊以自勉。一路走來，衷心感謝父親給予的人生磨礪、內人的扶持與孩子的相伴。如今於家鄉務農，閒暇時「晴耕雨讀」，於田壟與書房間尋得心靈棲所，並嘗試提筆踏上「文學」之路，以文字耕耘另一片心田。

### 得獎感言:

非常榮幸能獲得屏東大學校友文學獎散文類首獎，這份肯定對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勵與珍貴的禮物。

感謝評審老師的厚愛，讓《水田孳草的生存辯證》這篇承載著家族記憶與土地情感的作品，得以被看見。我要將這份榮耀歸於我的祖父、父親與那片水田，是他們教會我彎腰的哲學——在水田中體認生命的重量，在勞作中理解共生的真諦。

文學之路，如同孳草，是一場靜默而漫長的耕耘。每一次書寫，都是與記憶對話，與情感拔河。過程中難免孤獨，如同面對田間炙陽與湖蜃，但正是這些深植於生命的體驗，賦予了文字扎根的力量。

未來，我將繼續懷著對土地的敬畏與對文字的虔誠，在文學的田畝上持續彎腰，細細梳理，期盼能寫出更多與生命深刻共鳴的故事。

感謝所有陪伴我前行的人。

## 水田孳草的生存辯證

散文組第一名

中文系在職碩專班 李永義

# 散文

晨露未晞，父親已赤足踏入沁涼。他彎腰的弧度與稻穗同頻，雙手在泥水中細細篦梳，如同為稚子整理鬢髮，隨後將雜草連根拔起。孳草的沙沙聲細密如蠶食桑葉，而每株被釋放的禾苗，都在水光中微微顫動，彷彿嬰孩掙脫襁褓後的呵欠。

「孳草」是客家話中對水田除草的說法，農人於稻秧種入水田後，與土地進行的一場靜默對話。田面如鏡，倒映著流雲與鷺影，水下卻暗湧著無限生機——稗草總在夜裡偷渡，用狡黠的根鬚纏住稻腳，像極了生命裡那些難以言說的糾葛。

晨光漫過田埂時，沁涼感覺從腳底緩緩爬升，直至日頭攀上肩頭，將整片水田煨得溫熱。我們隨著父親彎腰的身影，指節沒入泥漿，探尋那些僭越份子的蹤跡——稗草倔強，鴨舌草滑溜，水莧菜纏綿，皆在指尖與泥土的密談中，被逐出水田的疆界。

腰桿痠軟得幾乎要折斷時，我忍不住向父親細聲怨起這些除不盡的草是否非除不可。父親的嗓音像被烈日曬裂的田土，沙啞著說田裡的草若不清理，稻穗便難以飽滿。他將那個飽字咬得格外深沉，彷彿把整季的期盼都揉進了這聲嘆息裡。這便是客家人從泥土裡悟出的道理——豐收從來不是天賜，每一粒穀實，都得向土地彎腰換取。

父親從泥水裡撈起一把糾纏的草葉，稗草與稻苗在他掌心形成無聲的對峙。他將那株偷取養分的稗草舉到日光下，低聲說這賊人竟生得比主家還挺拔。泥水從他指縫間滴落，畫出千百道細流，而他的手始終在稻叢間精準游移。

「草搶了肥，奪了水，禾苗便長成這般孱弱模樣。」他輕捏著一株瘦弱的秧苗，指尖彷彿掐著土地最直白的真理。客家古諺「田草無除，禾苗無壯」在他喉嚨裡滾動出古老的節奏，每個字都像鋤

頭掘進泥土般深沉。

「孳草」的時光，仿若是農人在天地間修行禪定，靜謐、專注又漫長。午後的日頭愈發毒辣，將整片水田蒸騰成一面晃動的水鏡。我們在田裡吃完簡單的午飯，再度彎身沒入泥水，繼續與雜草進行無聲的角力。而在這單調而艱辛的勞作中，最駭人的除了炙陽，還有那些潛伏於稻根陰影處的「湖蜞」——也就是中文俗稱的水蛭。

「湖蜞聽水響，乞食聽笛聲。」在水田裡，湖蜞隨時隨地會向下田農人發動攻擊。

父親口中的客家諺語像一句古老的咒語，總在我們赤腳沒入泥水時悄然響起。那些柔軟而貪婪的生物，確實比我們更早感知勞動時的震動。牠們蟄伏於渾濁之中，彷彿土地本身生出的慾望，靜靜等待奉上血肉的農人。

農曆五月的陽光將田水曬得溫熱，我正專心拔除一叢稗草，小腿肚突然感到一絲清涼的觸碰——像一片薄荷葉輕輕拂過。低頭便看見牠：一條一指寬的湖蜞，吸盤正吸附在小腿舞動著詭異的探戈，黑褐色的環帶在皮膚上烙出潮濕的圖騰。

我們農人的皮膚早已習慣各種觸碰：稻葉的鋒利、蚊蚋的叮咬、泥水的浸漬。但湖蜞的親吻最是溫柔而險惡，初時如浮萍輕貼，待尋獲完美的突破口，便分泌麻醉的唾液，讓人渾然不覺自己已成為牠美食標的。

最狡猾的是牠們的用餐節奏：前幾分鐘不過是芝麻大小的黑點，待你專心對付稗草那些雜草時，半小時後，那黑點已膨脹成飽滿的血囊。水波晃動間，忽見小腿上懸著幾顆半透明的「血葡萄」——這時才驚覺，進行著一場無聲的饗宴，正以血肉供養著牠們。

烈日下，我照著母親傳授的辦法，將鹽粒撒向緊附腿腹的湖蜞。那生靈在鹽漬中蜷曲顫動，最終化作一滴暗紅的血珠，墜入田水

。望著那抹漸漸暈開的紅，父親的聲音伴著水波盪進心底：人掌草是為了養活生命，湖蜃吸血卻是為了維持生命，天地間萬事萬物，都離不開因果循環的道理。

在一次次彎腰直脊之間，我漸漸明白：掌草不只是除害，更是學習與萬物共存。湖蜃的貪婪、雜草的頑強，與稻苗的柔韌，共同構成了這片水田的生生不息。

天邊的雲彩被落日染成稻穗般的金黃，繼而褪成稗草似的灰紫。田水開始吐納日間積蓄的熱氣，彷彿土地展開著深沉的呼吸。我們拖著倦怠的身軀踏上歸途，腳踝上猶存湖蜃叮咬的印記。父親凝視著整片青綠的秧田，說人耕種田地，田地養育人，就連湖蜃也不過是向天地討一口飯吃。這些話隨晚風融進暮色，卻在我心田紮根——我終於懂得，真正的農耕哲學，是在每一次彎腰與挺身的節奏裡，參透生命究竟的奧義；人與生物、生物與生物的紛繁並存，使得這世界更精采萬分。

就在另一個假日，水田的寧靜再度被大姊的驚呼尖叫聲刺破。她小腿肚上緊附著一條深黑褐色的湖蜃，吸飽血的軀體滾圓發亮，正貪婪地鼓動著。大哥腳踝處也黏著兩條幼蜃，正扭動著鑽入皮膚。我嚇得心頭狂跳，慌忙檢查雙腿，指尖劃過的每一處冰涼觸感，都讓人疑心是那滑膩的生物。

正當慌亂之際，父親沉穩的喝止聲從身後傳來。他涉水走近，蹲下身專注處理大姊腿上的入侵者。粗糙的拇指與食指穩穩捏住吸盤邊緣的皮膚，用力下壓後順勢外扯，那滑溜的東西應聲脫落，瘋狂扭動著，在皮膚上留下一個深紅冒血的圓孔。

「夭壽湖蜃，『聽水響』就來，比『乞食聽笛聲』還靈！」父親低聲咒罵著，將那扭動的生物攢在田埂上，擦亮火柴。嗤的一聲，火苗倏然竄起，焦臭混著血腥味在空氣中瀰漫，湖蜃在烈焰中蜷

曲、焦黑，最終化為一撮碳化的殘骸。

「父親，為什麼總要燒牠？」我低聲問道。

「不是要燒牠，是要煉化牠。就像穀要去糠，煉鐵要去渣。」

火舌舐過湖蜞的身軀，化作縷縷青煙：「看仔細，這傢伙變成煙升天，明天又化作露水落回來。燒牠不是斷牠生路，是讓牠換個形體。」

父親的嗓音如同沉穩的田水，在暮色中緩緩流淌。火光搖曳間，那些升騰的青煙彷彿融入了晚風，彷彿正從天際悄悄凝結。他重新彎腰繼續挲草的動作，輕聲說道：「害怕就不耕田了嗎？但我們總要吃飯，經歷過了，也就懂了。」

終於收工，爬上田埂，涼風拂過滿身泥汗，帶來的喘息。腿上湖蜞叮咬的傷口，如暗紅戳記，細細血珠混著泥水滲出，麻癢中帶著刺痛。這痛楚與噁心，與挲草的疲憊、父親的諺語、土地的氣味，緊緊交纏，深烙入骨。

父親默默蹲在田頭，點燃一束曬乾的艾草與香茅。苦澀辛辣的煙氣緩緩升起，在傍晚微紫的天幕下盤旋、擴散，如一道無形的結界，籠罩著苦戰方休的水田。煙霧繚繞，緩緩飄向那隱沒在暮色的山影中。

田水靜默地承載著天光雲影，水面上浮動著我們疲憊的倒影與漸沉的落日。父親望著逐漸消散的煙跡，輕聲說道：「艾草驅邪，香茅避穢，這縷煙，是燒給天地見證的……也是燒給自己看清的。」彷彿在告訴我，我們驅逐的不只是湖蜞，更是內心對艱難的恐懼。

「火煙繞田頭，穀粒飽到垂！」

他低聲揚起另一段話：「困頓與安穩，索取與回報，田地的智慧，用一輩子也學不完。」暮色中，父親將灰燼撒入畦溝，緩緩說道：「田地教我們的道理比書本還深——遇困頓時不氣餒，得安穩時

不忘形；能索取時不貪心，有回報時不吝嗇。」

年歲漸長後方才領悟，我們在水田中面對的，何止是幾尾吸血的湖蜃？是體認大自然既慷慨哺育、又無情的生存本質。農人的可敬，從來不在於征服，而在於認清自身居於謙卑之位後，始終選擇躬身，將雙腕沉入那孕育萬物、卻又暗藏考驗的泥淖。

每一株秧苗的成長，都是與天地的辛勤約定。我們從土壤取得養分，需以汗水付出；承受烈日催化生長的恩惠，也接納暴雨無情的沖刷。湖蜃不過是自然最誠實的使者，用疼痛告訴我們：生存從來不是單方面的獲得，而是與萬物無盡的共生。

雙腳雖已遠離泥濘多年，那水田的氣味、彎腰的痠楚、湖蜃鑽膚的驚懼，卻愈發清晰，皆凝成心中無法稀釋的鄉愁。這水田，是血汗、成長的深刻記憶，需要堅韌守護耕耘。

「食果子拜樹頭，食米飯敬田頭」——這八個字烙在農人骨血裡，不只是溫情的感恩，而是對生命根源的透徹體認。我們從未真正離開過那攤泥濘，就像稻禾離不開水田，就像湖蜃離不開血溫。

彎腰不是屈服，是農人與土地面對面的親密對話。痛楚不是折磨，是生命與生命較勁的印記。當指尖沒入泥淖，當血滴溶入田水，我們才真正懂得——所謂生存，是用一身泥汗，換取挺直腰桿的尊嚴。



## 游佳驥

### 自我介紹：

我喜歡以文字安放心緒，將日常的風聲、光影與那些不經意卻動人的瞬間，悄悄收進句子裡。閱讀老莊，使我學會在喧囂中慢下腳步；而寫作，讓我一次次更靠近自己。盼能以簡潔而溫柔的語句，為讀者也為正在尋路的自己，點亮一份沉靜的力量。

### 得獎感言：

在日常生活快速運轉的節奏裡，我常感到思緒被訊息拉扯，心靈逐漸失去安放的所在。

一次課堂閱讀中，我重新接觸到老莊的文字，那份「以靜觀動、以柔勝剛」的智慧，如一陣溫柔的風，讓我開始思索：在紛亂的人世間，我們是否仍能聽見「道」的聲音？


於是，我想藉由這篇文章，追尋老子與莊子在兩千年前留下的那份清澈。老子的無為、莊子的逍遙，不只是哲理，更是一種能穿越時代的生命態度。我希望透過自己的筆觸，把那份輕盈與深刻，重新帶入今日讀者的心中。

創作此文，是一場自我對話：在世界的喧囂外，我想找回心底最柔軟的一處；在風的流動裡，聆聽「道」靜靜迴盪的聲音。

身心的低潮是山間溪流面臨午後雷陣雨的來襲，讓人猝不及防宛如一尾無法應變被無可抗衡的水流沖激而卡在石頭縫隙的魚，明明天賦是游水，在紛沓而至的狂潮中轉不了、動不了，只能夠硬生生的笑著。但那其實是一副叫作笑的面具戴在臉上，是用來遮掩住被困住無法動彈的窘迫，用來維持住在不可免的社交下，那一張為自己設下的彬彬有禮人設，明明是被困住的魚，失去了潑刺出水面再落回水中悠遊的能力，還是帶著禮貌的皮，跟每張相識的臉龐點頭、示意。

這天太陽很大、天空很藍，但是眼中沒有光，胸中感到的是噙水的窒息，想要穿過學校，再從側門抄近路離開，卻突然被一下一下厚實而乾脆的聲音吸引，如同心臟的跳動，是運球砰砰的節奏，呼應著心跳的怦怦作響，遙遠卻又熟悉無比，忽然之間，胸膛中鼓動的聲音被替換成了少年的熱愛和那種揮灑自如毫不顧忌的放肆，是恣意昂揚也無比單純的投入，一下一下的運球聲，來自幾個打球的人，場上呼喊、拍擊，交雜的熱鬧聲音就這樣從天而降的攔住了原本離校而去的腳步，一下又一下混雜著場上人粗獷的喊叫與跑動、擦汗的動作，有如一首混亂中又帶著真誠的樂曲，讓原本煩躁不安充斥在胸膛的各種混亂氣息一時散去不少。

就這樣，我駐足，朝著球場看去，看著看著就不由自主的坐下來，坐在離那些散亂的裝備、幾瓶礦泉水、一顆沒在場邊滾動的球有點遠的距離，大概是這時候的狀態，還是勿近生人吧！在場邊的我，看著那群正在奔跑、追逐、飛身的身影，聽著那些呼應、呼喊和拍球聲，單純得無以復加的場景中是毫不顧忌的姿態，像是猛烈燃燒的火焰，淨化了很多很多堆壓在心裡的陰霾，看著聽著那些動作聲音混為明亮之焰，我似乎也回到了那個更年少、更單純的時刻。這時，眼光被另一個迎面走來的人給吸引，看那身輕便簡單的



穿著打扮，應該跟我一樣是名大學生，背著後背包的他吸引住我的地方是他手裡拿著一顆魔方，隨著隨意前行的腳步，手上也隨意轉動，時而左顧右盼一下，時而低頭查視，手上的動作未停，那一格一格錯落的色塊在他指尖跳躍，帶著思考與俐落的轉動，每一次旋轉那輕微的「咔嗒」聲似乎也若有似無地傳遞過來，他一步一步靠近，逕直走過球場邊緣，忽然之間，面前是打球的人與轉魔方的人交錯之景，是兩種不同的青春姿態，拉扯住我的心情。

一邊是全力奔跑、極力豁出汗水與吶喊；一邊是隨意行走、但伴隨目標的轉換與前行，忽然，我感到心底緊繃的地方有些波動，原先被生活紛至的壓力、人際往來的複雜以及對未來不安而籠罩無法動彈的心境有了鬆動，是不是青春原本就有不同的姿態，原本就容許不同的嘗試，可以豪邁的奔跑，也容許停下腳步的遲疑；抱著向前衝刺的決絕，同時也並存探索世界秩序的困惑，此時此刻，球場人物與魔方少年的交錯，無縫地拼合成了猛烈無比的當頭棒喝，一棒落下趕走了我心中抑鬱的迷茫和無措。

是誰，曾經告訴我一段話，而我，也在過去的時光裡丟失了這一段話：

「漁夫出海前，並不知道魚在哪裡，可是他們還是選擇出發，因為他們相信，一定會滿載而歸。人生很多時候，是選擇了才有機會，是相信了才有可能。」

曾經，我也是球場上全場飛奔的一個，記憶裡的夏天總是帶著汗水的鹹味，籃球場是我和朋友們最熟悉的地方，我們喜歡打球無關輸贏，更多時候是享受奔跑與流汗的快感，那時的心思單純無比，所有防守、追逐、衝撞、邁步，都是義無反顧，淋漓盡致，一場三對三下來，此前有什麼不爽快的心情，早就被狠甩身後，在青春的球場上踉蹌了，總是能夠快速的調整腳步重新加入；輸球了，也可以輕鬆笑著一句「下次單挑」，那曾經是最讓人痛快的地方，沒

有算計和複雜的心思，只有最單純的當下的快樂滿足。


曾經，我也是手上轉著魔方，隨意而隨性的一個少年，就算眼前面對的是被打亂需要重整的各種色塊，心裡也從來不會浮現任何不耐的波動，因為每一次的混亂，都是一場有趣的挑戰，還找不到解法之前，雖然每次轉動都顯得雜亂無章，但每次轉動，都像是在和一種新的可能打聲招呼，雖然解了一面，不代表其它五面就順理成章，在轉動間也是會又陷入新的混亂，但又如何，所有轉動前後的矛盾和混亂，對那時的我來說從來不是問題，從來都只是讓人願意挑眉再戰的關卡挑戰。

曾經我是球場跑動的健捷身影，是手中轉動魔方的無畏少年，我也是那個望向遼闊大海還是選擇勇敢出海的漁夫，但是曾幾何時，在隨著轉換環境和成長而來的各種驚濤駭浪之中，面對大海，那些簡單的勇氣和豪情不知道遺落到哪裡，只有環顧四周不知所措的茫然籠罩心裡。曾幾何時，我忘記了自己心中的義無反顧，那條原先在浪濤翻滾滿懷自信的鯨影，如今成了被困石礫之間轉不了、動不了的小魚，只能夠垂頭想著：原來成長必須要走向的獨當一面，不是那麼的容易。在各種讓人消磨勇氣與熱情的現實之中，心中的光芒逐一的消失，而我，漸漸將自己隱身在黑暗，忘記了心裡面最單純的熱切與渴望。

直到這一刻，當球場上自在飛躍的身影與路上隨意轉動魔方的人影交織，當過去的光與現在的暗影相互衝擊，在不知有多長的時光中，被我遺忘了的這段話，它又重新清晰。

「漁夫出海前，並不知道魚在哪裡，可是他們還是選擇出發，因為他們相信，一定會滿載而歸。人生很多時候，是選擇了才有機會，是相信了才有可能。」

從大二到大三，擺脫了青澀、體驗了期待後，似乎突然就站到了放肆青春的尾聲，就快要邁步踏上未知的未來，畢業後該前往哪



一條路？輕狂夢想與嚴酷現實的衝擊要向誰傾斜？各種懷疑與不安像錯落的魔方色塊盤旋在心中，但我失去面對的勇氣，顫抖著手解不出難解的謎題，我像是一隻再也無法潑刺的魚，轉動不了自己的意志，只能逃避。喀喀！轉動魔方的那人經過我身旁，手上的魔方已經各自排列成六面整齊的色塊，那人眼中露出了一閃而過的笑意，隨即將手上的魔方打亂重來，而此時，球場上的其中一人，在靈活自如的穿越包圍網後覷準時機唰的出手，那顆球利箭般射出一—沒進。

我，啞然失笑，兩方的一轉、一動，硬是轉動了那一根緊繃已久的心弦，那是有好長一段時間無法彈奏任何音符，只有緊繃到極致而即將崩潰的弦，它「啞」的一聲，流洩掉這段日子以來各種徬徨、猶豫與退縮，雖然那曾經挑眉面對的瀟灑沒有這麼容易就出現，但轉動的心境是一股拉扯的力量，讓我心中動彈不得的狼狽有了脫困而出的勇氣，或許未來仍然像是那被打亂的魔方讓人不知所措，也或許每一顆覷準時機而出手的球並不一定能夠進籃得分。但是，那不曾停下的轉與動是勇敢選擇出海的漁夫船上的風帆，它鬆脫了我心中作繭自縛的自困，驅散了心中的迷茫，讓我知道，縱使前方還會有不同的風浪，但當自己開始轉動腳步與心境，那麼，即使是風浪，也會是成長

# 散文



**鄭偉晟**

### **自我介紹：**

中華民國屏東縣新園鄉人，民國九十三年生，一直都在屏東求學，目前就讀國立屏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四年級。

平時喜歡一邊看書，一邊用隨身聽播放錄音帶來聽音樂，也常利用閒暇時間創作，例如以現實世界為基礎的架空小說。

### **得獎感言：**

《那道亮銀色回放的光》是我今年初某個晚上，在播放我個人收藏的《鴨子》專輯錄音帶來聽時，突然有靈感，於是透過撰寫與錄音帶專輯相關內容的一篇散文。而也是因為投稿這篇散文，讓我意外獲得陳哲男校友文學獎散文類第三名，對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勵與肯定。美中不足的是，目前我手邊沒有文章中提到的 Sony WM-F2 隨身聽，也計畫在未來出社會後用第一份收入來實際收藏一台完動品。

雖然目前是數位音樂當道，歌手百家爭鳴的年代，但在那個實體音樂為主的時期，許多人心中一定有一首屬於他們的生命之歌，與一位最喜歡的歌手。這些人幾乎已是我們的上一輩，而他們在當時因為遇到這首歌，而所發生的故事，肯定是相當耐人尋味。《那道亮銀色回放的光》，訴說的就是這類的人生轉折故事。

2025年1月24日，在臺北居所的書房，我靜靜讀完當日送達的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書。那朱紅的「勝訴」印記，像一枚時間的封蠟，封存了一段漫長而艱難的跋涉。

我起身走向書櫃，指尖拂過歲月留下的痕跡，取出了那臺自從大學時期便陪伴至今的 Sony WM-F2。它依然頭好壯壯，銀色的機身閃爍著一抹歲月沉澱後的光澤。我走到窗邊，俯瞰這座城市的夜景，臺北 101 孤高而璀璨。我插入耳機，將開關輕輕切向 FM。

電臺裡，HitFM 臺北之音正在播放著蘇慧倫的新歌〈抬頭紋〉：

「繞了一大圈終於找回我的節奏  
一遍又一遍 小心測試潛在後果……」

旋律溫柔而堅定，像一條無形的細線，瞬間將我的意識拉回二十八年前的那些時光……

1997年初的夜晚，臺北市萬華區的舊公寓，空氣中凝結著壓抑與微弱的希望。身為北一女中高三的我，正伏案苦讀。突然，客廳傳來一陣不祥的聲響：哭泣、咒罵，以及物品撞地的破碎聲。

我連忙從書桌邊起身，顫抖著貼近門縫。我的繼父—劉仁達，被酒精催化了他的憤怒，正對著媽媽拳打腳踢。母親的哀嚎穿透了單薄的木門，像一把刀割著我的心。

我衝出房門，試圖將這場家庭暴力隔開，卻迎來了繼父連續數個沉重的巴掌。更甚者，在盛怒的火焰中，他抄起藤條，毫不留情地抽打在我身上。

「阿達，你夠了沒？」母親緊緊拉住他的手臂，聲嘶力竭。

繼父的咒罵帶著惡臭的酒氣和無盡的怨恨：「笑死人，如果不是我多年前為了讓阿德（我的生父）沒牽掛地過往，娶了你這個帶著

拖油瓶的查某，我也不會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妳們乾脆出去死一死算了！」

那一刻，我感到身體的痛遠不及靈魂的破碎。那個曾溫柔待我、重情重義的繼父，已被怨懟與酒精徹底吞噬。我不願再留下承受這樣的侮辱。淚水模糊了視線，我推開家門，置若罔聞母親帶著哭腔的叫喚，頭也不回地跑進了深夜的寒風裡。

我的生父是一位英勇的刑警小隊長，他生命的光芒，在我八歲那年戛然而止。

1987年一個夏夜，警方前往臺中港查緝一宗黑幫毒品走私案，引發警匪駁火。父親為了掩護同仁，不幸被流彈擊中。當媽媽帶著年幼的我趕到醫院時，父親已氣若游絲，交代完遺言便撒手人寰。那年，全家的和樂景象，像一塊精美的琉璃，碎了一地。

媽媽在處理完父親的後事後，帶著我北上，投靠父親的拜把兄弟劉仁達。那時的劉叔叔，是一家新創企業的董事長，意氣風發、揮金如土。他驚愕於我爸的驟逝，當下爽快收留我們。不到一年，這位黃金單身漢便與媽媽結為連理，我也從此過上了令同學稱羨的千金小姐生活。

然而，命運這雙手，從來不懂得溫柔。

我以第一志願考入北一女中不久，繼父共同創業的夥伴竟掏空公款潛逃。事業一夕崩塌，上億債務如泰山壓頂。大安區的豪宅被法院法拍，我們一家三口只得連夜搬至萬華區的一處公寓，從雲端跌落塵埃。

繼父雖在媽媽奔走下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他始終無法釋懷被好友背叛的恥辱，漸漸染上了酒癮。酒精成了他發洩的出口，下班回家後便將怨氣轉為暴力。而我，這位昔日的千金小姐，不僅在

一瞬間淪為貧戶之女，更被繼父當成了搖錢樹。放學後，我在巷口羅阿姨的麵攤洗碗；週末與寒暑假，則到文山區的山上採茶，用勞力換取生活費。

即便如此，我在北一女中的學業成績始終保持在全校前三名。這優異的成績，卻從未換來繼父一句溫暖的嘉許，只有媽媽默默地支持著我。

我曾多次提出休學以分擔家計，繼父當然求之不得。但媽媽，始終記得父親臨終前那句「至少要讓我們的女兒大學畢業」，因此她斷然拒絕了我的請求。

然而此刻，我孤身一人走在萬華街頭，寒風刺骨。思緒被繼父的頹廢與暴力、母親的隱忍與淚水糾纏，一個思慮不周的念頭，像夜裡的魅影，突然攫住了我。

我走到了深夜仍燈火通明的和平西路。「如果我從這個世界上離去，去另一個世界和爸爸團圓，這一切痛苦或許就能結束了。」巨大的疲憊讓我產生了這樣的幻覺。

我看到遠方一輛汽車疾駛而來，幾乎沒有思考，我便衝到路中央，等待那終結一切的降臨。

就在汽車離我不到二十公尺時，一股強大的力量猛地將我拉回路邊！隨後汽車急煞，駕駛搖下車窗後一陣閩南語咒罵：「幹恁娘勒，半暝衝來路中央欲揣死膩？妳不想欲活，但是恁爸猶閣不想欲死！」隨即疾駛而去。

我轉過頭，是一位中年男子救了我。

「你是誰？」我驚魂未定，聲音沙啞。

「女孩子，妳別怕，我不是怪叔叔。」中年男子語氣溫和，「敝姓趙，是附近一家書店的老闆。剛才出來買宵夜，只見妳站在路中

央，危險得很。救人要緊，便衝過來了。妳還是高中生吧？怎麼會做這種想不開的事情？」

我看著這位把我從死神邊緣拉回的陌生人，淚水終於潰堤。趙老闆溫柔地從外套口袋裡取出一方手帕，拭去我的淚水，輕聲道：「別哭了，女生一哭就不好看。」

他看到我臉上和身上的傷疤，大驚失色：「女孩子，妳該不會是受虐待了？先跟我回家，讓我老伴幫妳處理一下傷口。等妳休息夠了，想清楚了，再告訴我們妳的遭遇，我們一起想辦法。」

趙老闆帶我回到他家，親自下廚煮了一碗熱騰騰的肉燥麵。他請閩娘用精油輕輕按摩我臉上與身上的傷處，緩解腫痛。這對夫婦的親切與溫暖，像春日和風般拂去了我心頭的冰霜。

我一邊享用著肉燥麵，一邊將家中發生的慘劇，以及繼父的暴力全盤托出。趙老闆聽完，眼中湧上了深深的憐憫。

「女孩子，我很同情妳的遭遇。」他溫和地說，「如果不介意，我願意讓妳來我店裡打工，而且我會付給妳五倍時薪。妳以後稱呼我趙叔叔就好。」

半夜兩點，趙老闆夫妻倆將我送回家，並在客廳與酒意剛退的繼父商談僱用我的事。繼父雖然言語間仍帶著不滿，但在金錢和趙老闆的誠意之下，最終勉強同意。

趙老闆知道我即將面臨大學聯考，因此只要求我整理店內陳列的書籍、打掃環境，其餘時間全留給我複習功課或閱讀。在書店裡，我不僅擁有舒適、明亮的空間讀書，趙老闆還允許我看書累了，便隨意拿取店內陳列的卡帶試聽樣本帶在店內聆聽。

更令我驚喜的是，閩娘借給我一臺雖然已使用多年，但經過趙老闆定期保養，外觀亮銀色、如新的 Sony WM-F2！

在 1997 年初，蘇慧倫的《鴨子》專輯剛發行，「啊哈 去吧 沒什麼了不起～」的旋律幾乎充斥著大街小巷。

學校休業式當天下課後，我照常到書店打工，見到店內陳列著最新到貨的《鴨子》卡帶。於是我趁著空檔，將樣本帶放入 WM-F2，戴上耳機。蘇慧倫溫暖的歌聲，透過全新的媒介進入我的世界。我沉浸其中，從 A 面的〈OK?OK!〉聽到〈如果愛是這樣〉，再翻到 B 面，從〈你來〉直到〈七歲的影子〉。

而〈鴨子〉，對我來說，根本是我的生命主題曲。每當聽到蘇慧倫唱到「雖然我愛你 不許你再孩子氣」時，我總會淚流滿面，久久不能自己。那一刻，我默默立下了一個深藏的誓言：「等自己出社會拿到第一份薪水，一定要買一臺和趙老闆一模一樣的全新 SONY WM-F2，和蘇慧倫全系列專輯卡帶！」

此時，閩娘恰好經過，看到書桌上的《鴨子》錄音帶外盒與我的神情，她似乎已瞭然於心。

世間冷暖情為貴，寒冬亦會變春天。那年的鳳凰花開時，我以市長獎從北一女中畢業。數週後，大學聯考結束。我回到家打開門，看到一位西裝筆挺的男子正與繼父握手，媽媽臉上是久違的笑容，而趙老闆竟然也在場！

原來，趙老闆得知我家中的困境後，便私下四處奔走，牽線了多位大金主。在他們兩位共同出面協調下，繼父的所有債主都同意將債務打折，並由趙老闆與金主們一同清償了所有債務。

後來在我上了大學後，經由打聽，才得知趙老闆深藏不露，他竟是國際知名科技集團創辦人趙永賢！他在三年前交棒退休後，便與太太從矽谷回到臺灣，在萬華區小本經營一家獨立書店，過著與世無爭的退休生活。

大學聯考成績揭曉，我成功以第一志願考上臺大法律系。入學前夕，趙老闆和閻娘在書店樓上的住家設宴為我慶賀。

餐桌上擺滿了閻娘的拿手好菜，趙老闆還開了一瓶上好的香檳助興。在水果點心上桌後，趙老闆從身後取出一個用精美包裝紙包覆的紙箱，上頭繫著一張小卡。他語氣一如既往地溫和：

「每一種相遇，都有它的意義。很慶幸那個夜晚，我及時拉了妳一把，為此，妳的人生，有了翻轉的餘地；而妳這段時間在書店裡打工，也為我們兩老的退休生活帶來了許多朝氣，謝謝妳走入我們的人生。這是我們給妳的入學禮物，回宿舍後再拆，希望妳會喜歡。」

當晚，我拎著這份沉甸甸的禮物，回到臺大宿舍。在檯燈柔和的光暈下，我先取讀了小卡。上頭寫著：

「恭喜妳上大學了，人生的路，我們只能陪妳前行到此。在外就學，千萬要照顧好自己，若在外頭受到欺負，記得，萬華趙老闆與老闆娘的肩，永遠願意借妳靠，有任何困難，別不好意思，別自己硬撐，只要打一通電話，老闆與閻娘會是妳永遠的靠山，加油！」

讀完卡片，我心中五味雜陳：我上輩子做了什麼樣的「壞事」，才讓我的生命經歷如此巨變？我又做了什麼樣的「好事」，才能遇見這對非親非故、卻對我疼愛至深的夫婦？

拆開禮物後，我徹底傻眼。那是一臺盒裝的全新 SONY WM-F2！正是我曾經默默立志要用第一份薪水買給自己的夢想。趙老闆夫婦竟與我心意相通，我心中的渴望，總躲不過他們的法眼！

我將全新的 WM-F2 放在桌上。箱子裡還有另一個小盒子，打開後看見裡面裝著十二卷全新未拆的蘇慧倫專輯卡帶，從《追得過一

切》、《甜蜜心事》、《滿足》、《Lemon Tree》，到上個月推出的《傻瓜》。這是蘇慧倫這七年來發行的全系列專輯。

我壓抑著心頭的激動，取出我最愛的《鴨子》專輯，小心拆封，為全新的 WM-F2 裝入電池、插入耳機。我讓它用全新的磁頭，播放《鴨子》裡的所有好歌。

我用這個播放儀式，向全世界宣告：我的嶄新人生已正式啟航。我也將用卡帶裡的每一個音符，在未來的歲月裡，反覆複習在書店裡打工的那段時光，以及趙老闆夫婦贈予的、受幸運之神眷顧的每一刻。

二十八年的光陰，如播放中的卡帶，緩緩流轉。

如今的我，已是臺灣法律界的常勝軍律師，成功為許多透過法律尋求權利救濟的委託人打贏訴訟。

電臺裡，蘇慧倫的歌聲已來到結尾：「自己多幾條抬頭紋。」這句歌詞，輕輕地撥動了我的心弦，將我從回憶拉回現實。

我突然想起，蘇慧倫將在下個月 18 日正式推出新專輯《輕重》。我拿起手機，點開相信音樂購物網，進入《輕重》商品頁面，毫不猶豫地按下了「預購」。而我預購的，不僅是一張專輯，更是對那段被拯救的青春歲月，最溫柔的致敬與延續。



114 學年度陳哲男校友文學獎作品集

發行人：陳永森 校長

編輯：林彥廷院長、李怡璇

發行單位：國立屏東大學

承辦單位：大武山學院

地址：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東路 51 號

電話：(08)7663800 轉 27004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一四學年度  
陳哲男校友文學獎  
作品集



國立屏東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